

外物而本之於至仁則不可絕其天性絕人道而滅天理此不仁者之或不為也故聖人之於制服也為降三年以為朞而不沒其父母之名以著於六經曰為人後者為其父母報以見服可降而父母之名不可沒也此所謂降而不絕者以仁存也夫事有不能兩得勢有不能兩遂為子於此則不得為子於彼矣此俚巷之人人之所共知也故其言曰為人後者為之子此一切之論非聖人之言也是漢儒之說也及乃作衆人之所能道也質諸禮則不然方子夏之傳喪服也苟如衆人一切之論則不待多言也直為一

曰為人後者為之子則自然視其父母絕若未生已者矣自然一以所後父為尊卑踈戚矣奈何後子夏者獨不然也其於傳經也委曲而詳言之曰視所後之某親某親則若子若子者若所後父之真子以自處而視其族親一以所後父為尊卑踈戚也故曰為所後者之祖父母妻妻之父母昆弟昆弟之子若子猶嫌其未備也又曰為所後者之兄弟之子若子其言詳矣獨於其所生父母不然而別自為服曰為其父母報蓋於其所生父母不使若為所後者之真子者以謂遂若所後者之真子以自處則視其所

生如未嘗生已者矣其絕之不已甚乎此人情之所不忍者聖人亦所不為也今議者以其所生於所後為元者遂以為伯父則是若所後者之真子以自處矣為伯父則自有服不得為齊衰期矣亦不得云為其父母報矣凡見於經而子夏之所區區分別者皆不取而又忍為人情之所不忍者吾不知其何所稽也此大義也不用禮經而用無稽之說可乎不可也問者曰古之人皆不絕其所生而今人何以不然曰是何言歟今之人亦皆然也而有加於古焉今問禮及五服圖乃國家之典禮也皆曰為人後者其所生父母齊衰期服雖降矣必為正服者示父如之道在也為所後父斬衰三年服雖重矣必為義服者示以義制也而律令之文亦同五服者皆不改其父母之名質於禮經皆合無少異而五服之圖又加以心喪三年以謂三年者父母之喪也雖以為人後之故降其服於身猶使行其父母之喪於其心不於所生之恩不得絕於心也則今人之為禮比於古人又有加焉何謂今人之不然也

為後或問下

問者曰子不能絕其所生見於經見於通禮見於五

服之圖見於律見於令其文則明矣其所以不絕之意如之何曰聖人以人情而制禮者也問者曰事有不能兩得勢有不能兩遂為子於此則不得為子於彼此豈非人情乎曰是衆人之論也是不知仁義者也聖人之於人情也一本於仁義故能兩得而兩遂此所以異乎衆人而為聖人也所以貴乎聖人而為衆人法也父子之道正也所謂天性之至者仁之道也為人後者權也權而適宜者義之制也恩莫重於所生義莫重於所後仁與義二者常相為用而未嘗害也故人情莫厚於其親抑而降其外物者

大義也降而不絕於其心者存乎至仁也抑而降則仁不害乎義降而不絕則義不害乎仁此聖人能以仁義而相為用也彼衆人者不然也其為言曰不兩得者是仁則不義義則不仁矣夫所謂仁義者果若是乎故曰不知仁義者衆人也嗚呼聖人之以人情而制禮也順適其性而為之節文爾有所強焉不為也也有所拂焉不為也況欲反而易之其可得乎今謂為人後者必絕其所生之愛豈止強其所難而拂其欲也是直欲反其天性而易之曰爾所厚者為我絕之易爾之厚於彼者一以厚於此是其可以強乎夫

父母猶天地其大恩至愛無以加者以其生我也今苟以為人後之故一旦反視若未嘗生我者其絕之固已甚矣使其真絕之歟是非人情也迫於義而無一可也字偽以謂進承人之重而不害於仁退得伸其恩而不害於義又全其天性而使不陷於為偽惟降而不絕則無一不可矣可謂曲盡矣夫惟仁義能曲盡人情而善養人之天性以濟於人事無所不可也故知義可以為人後而不知仁不絕其親者衆人之偏見也知仁義相為用以曲盡人情而善養人之天

性使不入於偽惟達於禮者可以得聖人之深意也問者曰為人後而有天下者不絕其所生則將干乎太統奈何曰降則不能干矣自漢以來為人後而有天下者尊其所生多矣何嘗干於大統使漢宣哀不立廟於一有京師以亂昭穆則其於大統亦何所干乎

漢魏五君篇

治平二年秋八月京師大雨水壞官私廬舍而民被壓溺者千餘人或謂是時方議濮王典禮議者以謂天災之應信乎曰議猶未決而天已降災殺人害物此厚誣天人之言也余已論之詳矣問者曰前世已

驗之事如之何曰自漢以來由諸侯入繼大統之君
多矣不可遍舉今略舉入繼大統之君追尊所生父
母者二人不追尊父母者三人而試推以禍福之驗
可以知之矣其追尊所生者二人曰漢宣帝也光武
也宣帝初稱其父曰親置園邑而奉之漢儒以為應
經義者也光武稱其父為皇考立廟南陽而祭之後
世無非者是皆進不干大統退不絕本親最為得禮
而宣帝為前漢中興之主光武為後漢世祖其德業
隆盛天下富安享國長久此二人者追尊所生者也
天不降以禍而降之以福生為明帝歿享榮名為

者
貴鄉公也常道鄉公也魏自明帝無子養齊王芳以
為子乃下詔後世有人繼之主敢追尊父母者大臣
共誅之故終魏之世謹遵其約然自明帝下詔後連
三世皆以宗子入繼皆不敢追尊其父母其一曰齊
王芳立十六年而被廢謂之廢帝其次曰高貴鄉公
立七年為司馬文王所弑其次曰常道鄉公立七年
為晉所篡魏遂以滅亡此三人者能不追尊其所生
者也天不降以禍而降之以禍一被廢一被弑一被
篡喪身亡國為萬世所悲者也彼漢魏五君者其享

國盛衰長短雖自有歷數繫於天命不繫於一作追尊所生與不追尊也然就以禍福推之追尊者未必不享福不追尊者未必不得禍也

晉問

或謂為人後者改其所生父母之名考於六經與古今典禮固無之矣而前世有天下之君多矣果無之乎曰有而不足法也蓋自漢以來由藩侯入繼大統其為人後合禮而得正之君皆無之也惟五代晉出帝嘗以其所生父為皇伯矣此何足道也彼出帝者立不以正非為後繼統之君也蓋其不當立而立必

絕其所生則得立不絕則不得立故不得已而絕之也出帝父曰高祖也敬儒早字高祖憐出帝孤而養以高祖以其子重高祖也高祖崩晉大臣皆約欲得長君故捨高祖其義不當立惟欺天下以為高祖真子高祖勢豈敢復顧其所生父也其其以為高祖也蓋立不以正之君又不得已而至此高祖世法哉嗚呼五代之際禮樂崩壞三綱五常之道絕先王之制度文章於是掃地矣蓋篡逆賊亂之始一作也而晉氏尤甚自高祖與

契丹為父子出帝以耶律德光則為祖以其所生父
則臣而名之是其可以人理責乎是其可以為世法
乎出帝既立不捷踵而契丹滅晉遷其族于北荒幽
之黃龍府舉族餓死求為夷狄之鬼其滅亡禍敗自
古未有若斯之酷也議者謂漢哀桓亂世不足為法
可矣若晉出帝者果可為世法乎

濮議卷第四

禮家聚訟自古固然濮議是非諸儒互有去取今
不必論惟公此書力辨英廟本無固以寧以一身
而當衆怒深得善則稱君過則稱己之義且公晚
年所著故筆力尤高或者乃謂可以無傳不已過
乎近歲吳仁傑作濮議墨守二十篇志在助公然
公何待助也

紹熙五年十月鄧人孫謙益王伯芻校正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易類

易類

前史謂秦焚三代之書易以卜筮而得不焚及漢藝
羣書類多散逸而易以故最完及學者傳之遂分為
三一曰田何之易始自子夏傳之孔子卦象爻象與
文言說卦等離為十一篇而說者自為章句易之本
經也二曰焦贛之易無所師授自言得之隱若蒙述
陰陽災異之言不類聖人之經三曰費直之易亦無
師授專以象爻文言等參解卦一作文凡以承家文
言雜入卦中者自費氏始田何之學施孟梁丘之徒

二
易類

最盛費氏初微止傳民間至後漢時陳元鄭眾康成
之徒皆學費氏費氏與而田學遂息古十二篇之易
遂亡其本及王弼為注亦用卦一作象相雜之經自
晉已後弼學獨行遂傳至今然易比五經其未最遠
自伏羲書卦下更三代別為三易其變卦五十有六
命名皆甚一作殊至於七八九六筮占之法亦異周之
末世夏商之易已亡漢初雖有歸藏已非古經今書
三篇莫可究矣獨有周易時更三聖世歷三古雖說
者各自名家而聖人法天地之緼則具存焉

書類

原於號令而本之一秦序其作意遺一各藏其本于家楚漢之際勝失一所藏但口以傳授
勝既耄昏乃繆合二十四篇為二十九歐陽夏侯之
徒皆學之寫以漢世文字號令一尚書至武帝時孔
惠之書始出屋壁百篇皆在而半已磨滅又皆科斗
文字惠孫安國以隸古定之得五十八篇為之作傳
號古文尚書至陳隋之間伏生之學廢絕而孔傳獨
行先是一作時孔傳亡其舜典東晉梅頤一作乃以王
肅所注伏生舜典足其篇至唐孝明不喜隸古始更

以今文行于於一作世

詩類

昔孔子刪古詩三千餘篇取其三百一十一篇著于
經秦楚之際亡其六漢興詩分為四一曰魯人申公
作訓詁號魯詩二曰齊人轅固生作傳號齊詩三曰
燕人韓嬰作內外傳號韓詩四曰河間人毛公作故
訓一作傳號毛詩三家並立學官而毛以後出至平
帝一作時始列于學其後馬融賈逵鄭衆康成之徒
皆發明毛氏其學遂盛魏晉之間齊魯之詩廢絕韓
詩雖在而益微故毛氏獨行遂傳至今韓嬰之書至

與毛之義絕異而人亦不信去聖既遠誦習各殊至
於考風雅之變正以知王政之興衰其善惡美刺不
可不察焉

禮類

禮樂之制盛于三代而大備於周三代之興皆數百
年而周最久始武王周公修太平之業畫天下以為
九服上自天子至于一作庶人皆有法度方其郊祀
天地開明堂以會諸侯其車旗服器文章爛然何其

盛哉

一作也

及幽厲之亂周室衰微其後諸侯漸大然

齊桓賜胙而拜晉文不敢必請隧以禮維持又二百餘年禮之功亦大矣下更戰國禮樂殆絕漢興禮出淹中后戴諸儒共為補綴得百餘篇三鄭王肅之徒皆精其學而說或不同夫禮極天地朝廷宗廟凡人之大倫可謂廣矣雖二百一作百家殊說豈不博哉自漢以來沿革之制有司之傳著于書者可以覽焉

樂類

三代禮樂自周之末其

一作

已多又經秦世滅學

兼然書及論語孝經得藏孔氏

一作子

之家易以上

筮不禁而詩本諷誦不專在於竹帛人得口以傳之故獨禮之於六經其亡最甚而樂又有聲器尤易為壞失及漢興考求典籍而樂最缺一作闕絕學者不能自立遂并其說於禮家書為五經流別為六藝夫樂所以達天地之和而飭化萬物要之感格人神象見功德記曰五帝殊時不相沿樂所以王者有因時制作之盛何必區區求古遺缺一作闕至於律呂鍾石聖人之法雖更萬世可以考也自漢以來樂之沿革惟見史官之志其書不備隋唐所錄今著其存者云

春秋類

昔周法壞而諸侯亂平王以後不復雅而下同列國
吳楚徐夷並僭稱王天下之人不稟周命久矣孔子
生其一作於末世欲推明王道以扶一作揀周乃聘諸侯
極陳君臣之理一作禮諸侯無能用者退而歸魯即其
舊史考諸行事加以王法正其是非凡其所書一用
周禮為春秋十二篇以示後世後世學者傳習既久
其說遂殊公羊高穀梁赤左丘明鄒氏夾氏分為五
家鄒夾最微自漢世已廢而三家盛行當漢之時易
與詩語分為三詩分為四禮分為二及學者散亡僅
存其一而餘家皆廢獨春秋三傳並行至今初孔子

大經六經之文類於春秋欲以禮法
尤謹約而義微隱學者不能極其說故三家之傳於
聖人之旨各有得焉太史公曰為人君者不可不知
春秋豈非王者之法具在乎

論語類

論語者蓋孔子相與弟子時人講問應答之言也孔
子卒羣弟子論次其言而撰之漢興傳者三家魯人
傳之謂之魯論齊人傳之謂之齊論而齊論增問王
知道二篇今文無之出於孔子壁中者則曰古論有
兩子張是三家者篇第先後皆所不同考今之次即

所謂魯論者也

小學類

古者教學之法八歲而入小學以習六甲四方書數之藝至於成童而後授經儒者究極天地人神事物之理無所不通故其學有次第而後大成焉爾雅出於漢世正名命物講說者資之於是有訓詁之學文字之興隨世轉易務趨便省久後乃或亡其本七字
省或去其本三蒼之說始志字法而許慎作說文於是有偏傍之學五聲異津清濁相生而孫炎始作字音於是音韻之學篆隸古文為體各異秦漢

其能於是有字書之小學其初為法未始不詳而明而後世猶說失字一故雖小學不可闕焉

正史類

昔孔子刪書上斷堯典下訖秦誓著為百篇觀其堯舜之際君臣相與吁俞和諧於朝而天下治三代已下約束賞罰而民莫敢違考其典誥誓命之文純深簡質丁寧委曲為體不同周衰史廢春秋所書尤謹密矣非惟史有詳略抑由時君功德薄厚異世而殊文哉自司馬氏上採黃帝迄于漢武始成史記之一

家由漢以來千有餘歲其君臣善惡之迹史氏詳焉
雖其文質不同要其治亂興廢之本可以考焉

編年類

昔春秋之後繼以戰國諸侯交一作皆亂而史官廢失
策書所載紀次不完司馬遷始為紀傳表志之體網
羅千載馳騁其文其後史官悉用其法春秋之義書
元最謹一時無事猶空書其首月以謂四時不具則
不足成年所以上尊天紀下二字一作時紀正人事自晉荀
悅為漢紀始復編年之體學徒稱之後世作者皆與
正史並行云

實錄類

實錄起於唐世自高祖至于一作於武宗其後兵盜
交史不暇錄而賈緯始作補錄十或得其二三五代
之際尤多故矣天下取隔號令並出傳記之士一作事
訛謬尤多幸而中國之君實錄粗備其盛衰善惡之
迹較然而著者不可泯矣

雜史類

周禮天子諸侯皆有出天官晉之乘楚之檮杌考其紀
事為法不同至于周亡一作亡七國交侵各尊其主是非多
異尋亦磨一作靡滅其一作其亡無幾若乃史官失職畏怯回

隱則游談處士亦必各一記其說以伸所懷然自司馬遷之多聞當其作史記必上採帝繫世本旁及戰國荀卿所錄以成其書則諸家之說可不備存乎

偽史類

周室之季吳楚可謂強也而仲尼脩春秋書荆以狄之雖其屢進不過子西所以抑黜僭亂而使後世知懼三代之弊也亂極于丁七雄並主漢之弊也亂極于三國魏晉之弊也亂極于永嘉以來隋唐之弊也亂極于五代五代又有之際五代字天下分爲十三四而私竊名號者七國及大宋受命而王師四征其係纍負質者

不暇九服遂歸于有德歷考前世僭竊之邦雖因時苟偷自彊一方然卒歸于一作禍敗故錄于一作篇以爲賊亂之戒云

職官類

堯舜三代建官名數不同而周之六官備矣然漢唐之興皆因秦隋官滿而損益之足以致治興化由此而言在一作乎舉職勤此一無事代公治物作一字一而已至於車服印綬爵秩俸廩因時為制著于有司有焉書曰無曠庶官又曰允釐百工夫百官象物奉職恭位此虞舜一字有所以端拱無為而化成天下可不

重哉

儀注類

昔漢諸儒得古禮十七篇以為儀禮而大射之篇獨曰儀蓋射主於容升降揖讓不可以失記曰禮之末節有司掌之凡為天下國家者莫不講乎三代之制其采章文物邦國之典存乎禮官秦漢以來世有損益至於一作車旗服器有司所記遺文故事凡可錄者皆附于一作史官云

刑法類

刑者聖人所以愛民之具也其禁暴止殺之意必本

乎至仁然而執挺刃刑人而不疑者審得其當也故法家之說務原人情極其真偽必使有司不得銖寸輕重出入則其為書不得不備歷世之治因時制法緣民之情損益不常故凡法令之要皆著于篇

地理類

昔禹去水害定民居而別九州之名記之禹貢及周之興畫為九畿而宅其中內建五等之封外撫四荒之表職方之述備矣及其衰也諸侯並爭二字并并一作吞削奪秦漢以來郡國州縣一作郡廢興治亂割裂分屬更易不常至於日月所照要荒附叛山川

風俗五方不同行師用兵順民施政考於圖諜可以覽焉

氏族類

昔黃帝之子二十五人得姓命氏由其德之薄厚自堯舜夏商周之先皆同出於黃帝而姓氏不同其後世封為諸侯者或以國為姓至於一作公子公孫官邑謚族遂因而命氏其源流次序帝繫世本言之甚詳秦漢以來官邑謚族不自別而為姓又無賜族之禮至于近世遷徙不常則其得姓之因與夫祖宗曲次人倫之記尤不可以不考焉

歲時類

詩曰民生在勤勤則不匱故堯舜南面而治考星之中以授人時秋成春作教民無失周禮六官亦因天地四時分其典職然則天時者聖人之所重也自夏有小正周公始作時訓日星氣節七十二候凡國家之政生民之業皆取則焉孔子曰吾不如老圃至於山翁野夫耕桑樹藝四時之說其可遺哉

傳記類

古者史官其書有法大事書之策小事載之簡牘至於風俗之舊耆老所傳遺言逸行一作史不及書則

傳記之說或有取焉然自六經之文諸家異學說或不同況乎幽人處士間見各異或詳一時之所得或發史官之所諱參求考質可以備多聞焉

儒家類

仲尼之業垂之六經其道闕博君人治物百王之用微是無以為法故自孟軻揚雄荀況一作卿之徒又駕其說扶而大本一作本之歷世諸子轉相祖述自名一家異端其言或破碎於大道然計其作者之意要之孔氏不有殊焉

道家類

道家者流本清虛去健羨泊然自守故曰我無為而民自化我好靜而民自正雖聖人南面之術一作治不可易也至或不究其本棄士仁義而歸之自然以因循為用則儒者病之一有云字

法家類

法家者流以法繩天下使一本於其術商君申韓之徒乃推而大之按其說以干世主收取功名至其尊君抑臣辨職分輔禮制於王治不為無益然或狃細苛持刻深一作深不可不察者也

名家類

名家者流所以辯覈名實流別源一作流等威使上下之分不相踰也仲尼有云必也正名乎言為政之大本不可不正者也

墨家類

墨家者流其言貴儉兼愛尊賢右鬼非命上一作尚此墨家之所行也孟子之時墨與楊其道塞路軻以墨子之術儉而難遵兼愛而不知親疏故辭而闕之然其彊本畜用之說有足取焉

縱橫家類

春秋之際王政不明而諸侯交亂談說之士出於其世揚僕又摺摭之謂之紀奏孝成命任宏乃以權勢形勢陰陽技巧析為四種繇是兵家之文既修列矣然而司馬之法本之禮讓後世莫行焉惟孫武之書法術大詳考今之列非特四種又雜以卜筮刑政之說存諸篇云

崇文總目叙釋卷終

易類聖人法一作聖人之法

書類梅頤當讀一作

春秋類以後一作已後

實錄類得其二三一作得其二

康時類詩曰詩字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干後志

歐陽文忠公集一百二十五

景祐三年丙子歲五月九日丙戌希文出知饒州

戊子送希文飲下祥源之東園

壬辰安道貶筠州

甲午師魯貶郢州

乙未安道東行不及送余與君貺追之不克還過君
謨家遂召移之公期道滋景純夜飲

丁酉與損之送師魯于固子橋西興教寺余留宿明
日道卿損之公期君貺君謨武平源叔仲輝皆來
會飲晚乃歸余貶夷陵



已亥夜過邃卿家話別邃卿病也

庚子夜飲君貺家會者公期君謨武平秀才范鎮道滋飲婦家不來

辛丑舟次宋門夜至公期家飲會者君謨君貺景純穠之道滋飲婦家不來

壬寅出東水門泊舟不得岸水激舟橫于河幾敗家人驚走登岸而避遂泊亭子下損之來奕棋飲酒暮乃歸

癸卯君貺公期道滋先來登祥源東園之亭公期烹茶道滋鼓琴余與君貺奕已而君謨來景純穠之

武平源叔仲輝損之壽昌天休道卿皆來會

謨景純穠之壽昌遂留宿明日子野始來君貺

期道滋復來子野還家餘皆留宿君謨作詩道滋

擊方響穆之彈琴秀才韓傑居河上亦來會宿

乙巳晨興與宿者別舟既行武平來追及至下鏢見之少頃乃去午次陳留登庾廟

丙午在陳留

丁未次南京明日留守推官石介應天推官謝鄂右軍巡判官趙袞曹州觀察推官蔣安石來小飲于河亭余疾不飲客皆醉以歸

六月己酉次柳

庚戌過宿州與張參判泊靈壁鎮遊預之園會余有
客住宿州參先發儀靈壁待徐不至乃行晚次靈
壁獨遊預之園舟失水道

辛亥次青陽

壬子至于泗州晚與國器小飲州驛中

癸丑始見春卿

甲寅乙卯丙辰獨在泗州始食淮魚

丁巳次洪澤與劉春卿同年黃孝恭相遇始識大理
寺丞李惇裕洪澤遇檢顏懷玉者錢思公在

故吏遂與四人者夜飲五鼓罷明日食畢解舟與
飲者別春卿復相送以前晚入沙河乘月夜行嚮
小陽與春卿聯句二鼓宿閘下黎明元均采遂至
楚州泊舟西倉始見安道于舟中安道會飲于倉
亭始食瓜出倉北門看雨與安道弈

庚申小飲舟中會者元均春卿安道余始飲酒移舟
檣城西門門閉泛月以歸

辛酉安道解舟不果別與春卿弈于倉亭晚別春卿
壬戌與元均小飲倉北門舟中夜宿倉亭

癸亥夕與元均坐水次納涼已而大風雨震雹暴至

乙丑與隱甫及高繼隆焦宗慶小飲水陸院東亭看
雨始見荷花

丙寅與元均隱甫飲于西倉

丁卯隱甫來會登倉北偃上亭納涼遲客至遂及元
均小飲舟中已而大風震雹遂宿舟中

戊辰余生日具酒為壽于舟中

己巳與元均泛舟北辰會隱甫小飲宿倉亭

庚午同年朱公綽來自京師

辛未子聰來自壽州夜飲倉亭留宿

壬申泛舟飲于北辰

癸酉隱甫來飲別夜與元均小飲宿倉亭

甲戌知州陳亞小飲魏公亭看荷花與者隱甫朱公
綽晚移舟楚望亭陳從益來自京師見余於舟中
始聞君謨動靜秀才陳策來自京師夜見余於楚
望亭作常州書自泊西倉至于楚望凡十有七日
乙亥次寶應

丙子至于高郵

七月丁丑復見子聰會飲弭節亭

戊寅遂與子聰同舟以前次邵伯

己卯至于揚州遇秀才廖倚夜與倚及子聰飲觀風

亭明日子聰之潤州廖倚之楚州伯起来宿觀風亭

辛巳與伯起飲遡渚亭會者集賢校理王君玉大理寺丞許元太常寺太祝唐詔祠部員外郎蘇儀甫壬午儀甫來小飲觀風亭會者許元唐詔君玉伯起先歸

癸未與許元小飲遡渚亭會者如壬午伯起不來甲申與君玉飲壽寧寺寺本徐知誥故第李氏建國以為孝先寺太平興國改今名寺甚宏壯畫壁在妙問老僧云周世宗入揚州時以為行宮畫朽

之惟經藏院畫玄奘取經一壁獨在尤為絕筆
息久之

乙酉小飲秀才呂有家會者如壬午伯起不來余遂留宿

丙戌至千真州大熱無水

辛卯飲僧于資福寺移舟滌滌亭處士謝去華援琴待涼以入客舫

戊戌入客舫泊涵虛亭

庚子次江口

辛丑次長蘆

壬寅夜乘風次清涼寺

癸卯晨至江寧府

八月丙午猶在江寧

丁未小飲君績家

巳酉小飲于水閣

庚戌次采石

辛亥阻風與侍禁陳宗顏飲

壬子過太平州夜乘風宿帶星口

癸丑過蕪湖繁昌宿慈母磯

甲寅乘風晝夜行

丙辰橋小姑山神至江州

可已在江州約陳侍禁遊廬山余病呼醫者不果

遂行次郭家洲

丁未阻風郭家洲與澧陽縣令趙師道飲村市就村

戊申市羊供膳不得余疾謀還江州召廬山僧以醫

不果

庚申次盤唐港

辛酉至于蘄陽

壬戌小飲瞿珣家會丹稜知縣

主簿郭公美

癸亥次新治禱江神得大魚

甲子至于磁湖

乙丑猶在磁湖自丁巳余體不佳至是亦雨

丙寅至于黃州

丁卯與知州夏屯田飲于竹樓與國寺火約余

為社飲不果夜登江澳次漆磁

戊辰次雙柳夾

己巳次七揚夾

庚午至于鄂州始與令狐修已相識

辛未過人之黃陂召家兄大風雨不克渡江而

壬申小飲修已家遂留宿明日家兄來見余於修已

家始中酒睡兄家

甲戌飲于兄家

乙亥飲令狐家夜過兄家會宿

九月丙子次沌口

丁丑次昭化港夜大風舟不得泊禱江神

戊寅次穿石磯夜大風擊舟不得寢

己卯至岳州夷陵縣吏來接泊城外

庚辰假舟于邵暖

辛巳壬午入官舟

癸未入荆江次李家洲

甲申次鳥沙

乙酉次魯狀

丙戌次塔子口觀魚望五鴉塵角望夫諸山

丁亥次石首夜大風

戊子阻風

壬辰次公安渡

右于役志一卷雖非著述流傳至今則不可略按
夷陵抵京師一千六百里公與尹師魯書云臨行

臺吏催苛百端始謀陸行以大暑又無馬乃沿汴
絕淮泛大江凡五千里用一百一十程纔至荆南
與此志合自公安後闕而不錄既以十月二十六
日到官則留荆約旬餘正庭參轉運時也

于役志卷終

八月丁卯偃上亭疑偃宇

七月甲申朽漫朽漫是玄獎疑獎是

辛卯飲僧疑飲守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歸田錄序

歸田錄者朝廷之遺事史官之所不記與夫士大夫
笑談之餘而可錄者錄之以備兩居之覽也有聞而
誦余者曰何其迂哉子之所學者修仁義以為業誦
六經以為言其自待者宜如何而幸蒙人主之知備
位朝廷與聞國論者蓋八年于茲矣既不能因時奮
身遇事發憤有所建明以為補益又不能依阿取容
以徇世俗使怨疾謗怒叢于一身以受侮于羣小當
其驚風駭浪卒然起於不測之淵而蛟鯉鼉鼉之恠
方駢首而闖伺乃措身其間以蹈必死之禍賴天子

仁聖測然哀憐脫於垂涎之口而活之以賜其餘生
之命曾不聞吐珠銜環效鮀雀之報蓋方其壯也猶
無所為今既老且病矣是終負人主之恩而徒久費
大農之錢為太倉之鼠也為子計者謂宜乞身于朝
退避榮寵而優游田畝盡其天年猶足竊知止之賢
名而乃裴回俯仰久之不決此而不思尚何歸田之
錄乎余起而謝曰凡子之責我者皆是也吾其歸哉
子姑待治平四年九月乙未廬陵歐陽脩序



歸田錄卷第一

歐陽文忠公集一百二十六

太祖皇帝初幸相國寺至佛像前燒香問當拜與不
拜僧錄贊寧奏曰不拜問其何故對曰見在佛不拜
過去佛贊寧者頗知書有口辯其語雖類俳優然適
會上意故微笑而頷之遂以為定制至今行幸焚香
皆不拜也議者以為得禮

開寶寺塔在京師諸塔中最高而制度甚精都料匠
預浩所造也塔初成望之不正而勢傾西北人怪而
問之浩曰京師地平無山而多西北風吹之不百年
當正也其用心之精蓋如此國朝以來木工一人而

已至今木工皆以預都料為法有木經三卷行於世
世傳浩惟一女年十餘歲每卧則交手於臂為結構
狀如此踰年撰成木經三卷今行於世者是也

國朝之制知制誥必先試而後命有國以來百年不
試而命者纔三人陳堯佐楊億及脩忝與其一爾

仁宗在東宮魯肅簡公宗道為諭德其居在宋門外

俗謂之浴堂巷有酒肆在其側號仁和酒有名於京

師公往往易服一作衣微行飲于其中一日真宗急召

公將有所問使者及門而公不在移時乃自仁和肆

中飲歸中使遽先入白乃與公約曰上若怪公來

入朝遇荆王迎授東華門不得入遂自左掖門入有

一朝士好事語言問石云何為自左去聲掖門入石方

趨班且走且答曰祇為大音拖王迎授聞者無不大笑

楊大年方與客棊石自外至坐於一隅大年因誦賈

誼鶴賦以戲之云止於坐隅貌甚閑暇石遽答曰口

不能言請對以臆

故老能言五代時事者云馮相道和相同在中書

一日和問馮曰公靴新買其直幾何馮舉左足示和

曰九百和性褊急遽回顧小吏云吾靴何得用一千

八百因詬責久之馮徐舉其右足曰此亦九百於是

烘堂大笑時謂宰相如此何以鎮服百僚

錢副樞若水嘗遇異人傳相法其事甚怪錢公後傳揚大年故世稱此二人有知人之鑒仲簡揚州人也少習明經以貧傭書大年門下大年一見奇之曰子當進士及第官至清顯乃教以詩賦簡天禧中舉進士第一甲及第官至正郎天章閣待制以卒謝希深為奉禮郎大年尤喜其文每見則欣然延接既去則歎息不已鄭天休在公門下見其如此怪而問之大年曰此子官亦清要但年不及中壽爾希深官至兵部員外郎知制誥卒年四十六皆如其言希深初以

嘗託何事以對幸先見教冀不異同公曰但以實告

中使曰然則當得罪公曰飲酒人之常情欺君臣子

之大罪一作罪大也中使嗟歎而去真宗果問使者具如

公對真宗問曰一作公何故私入酒家公謝曰臣家貧

無罷四酒肆百物具一作俱備賓至如歸適有鄉里親

客自遠來遂與之飲然臣既易服市人亦無識臣者

真宗笑曰卿為官臣恐為御史所彈然自此奇公以

為忠實可大用晚年每為章獻明肅太后言群臣可

大用者數人公其一也其後章獻皆用之

太宗時親試進士每以先進卷子者賜第一人及第

孫何與李庶幾同在科場皆有時名庶幾文思敏速何尤苦思遲會言事者上言舉子輕薄為文不求義理惟以敏速相誇曰言庶幾與舉子於餅肆中作賦以一餅熟成一韻者為勝太宗聞之大怒是歲殿試庶幾最先进卷子遽叱出之由是何為第一故參知政事丁公度見公宗慈往時同在館中喜相諧誑晁曰遷職以啓謝丁時丁方為群牧判官乃賦晁曰啓事更不奉答當以糞擊一車為報晁答曰得擊勝於得啓聞者以為善對

右資政中立好諧謔士大夫能道其語者甚多嘗曰

奉禮郎鎖廳應進士舉以啓事謁見大年有云曳鈴其空上念無君子老解組不顧公其如蒼生何大年自書此四句于扇曰此文中虎也由是知名

太祖時郭進為西山巡檢有告其陰通河東劉繼元將有異志者太祖大怒以其誣害忠臣命縛其人予進使自處置進得而不殺謂曰爾能為我取繼元一城一寨不止贖爾死當請賞爾一官歲餘其人誘其一城來降進具其事送之于朝請賞以官太祖曰爾誣害我忠良此纔可贖死爾賞不可得也命以其人還進進復請曰使臣失信則不能用人矣太祖於是

賞以一官君臣之間蓋如此

魯肅簡公立朝劄正嫉惡少容小人惡之私目為魚頭當章獻垂簾時屢有補益讜言正論士大夫多能道之公既卒太常謚曰劄簡議者不知為義謚以為曰謚譏之竟改曰肅簡公與張文節公知白當垂簾之際同在中書二公皆以清節直道為一時名臣而魯尤簡易若曰劄簡尤得其實也

宋尚書祁為布衣時未為人知孫宣公與一見竒之遂為知己後宋舉進士驟有時名故世稱宣公知人公嘗語其此無門下客曰近世謚用兩字而文臣必

宣若戴足矣及公之

本宋方為禮官遂謚曰宣成其志也

嘉祐二年樞密使田公况罷為尚書右丞觀文殿學士兼翰林侍讀學士罷樞密使當降麻而止以制除蓋往時高若訥罷樞密使所除官職正與田公同亦不降麻遂以為故事真宗時丁晉公謂自平江軍節度使除兵部尚書參知政事節度使當降麻而朝議惜之遂止以制除近者陳相執中罷使相除僕射乃降麻龐籍罷節度使除觀文殿大學士又不降麻蓋無定制也

寶元康定之間余自貶所還過京師見王君貺初作舍人自契丹使歸余時在坐見都知押班殿前馬步軍聯騎立門外呈榜子稱不敢求見舍人遣人謝之而去至此無慶曆三年余作舍人此禮已廢然三衙管軍臣僚於道路相逢望見舍人呵引者即歛馬駐立前呵者傳聲太尉立馬急遣人謝之比舍人馬過然後敢行後于官于外十年而還遂入翰林為學士見三衙呵引甚雄不復如當時與學士相逢分道而過更無歛避之禮蓋兩制漸輕而三衙漸重舊制侍衛親軍與殿前分為兩司自侍衛司不置馬步軍都

指揮使止置馬軍指揮使步軍指揮使

一止作馬步軍指揮使

以來侍衛一司自分為二故與殿前司列為三衙也五代軍制已無典法而今又非其舊制者多矣國家開寶中所鑄錢文曰宋通元寶至寶元中則曰皇宋通寶近世錢文皆著年號惟此二錢不然者以年號有寶字文不可重故也太祖建隆六年將議改元語宰相勿用前世舊號於是改元乾德其後曰於禁中見內人鏡背有乾德之號以問學士陶穀穀曰此偽蜀時年號也曰問內人乃是故蜀王時人太祖由是益重儒士而歎宰相有

字寡聞也

仁宗即位改元天聖時章獻明肅太后臨朝稱制議者謂撰號者取天字於文為二人以為二人聖者悅太后爾至九年改元明道又以為明字於文日月並也與二人旨同無何以犯契丹諱明年遽一作改曰景祐是時連歲天下大旱改元詔意冀以迎和氣也五年回郊又改元曰寶元自景祐初群臣慕唐玄宗以開元加尊號遂請加景祐於尊號之上至寶元亦然其歲趙元昊以河西叛改姓元氏朝廷惡之遽改元曰康定而不復加於尊號而好事者又曰康定乃

爾明年又改曰慶曆至九年大旱河北尤甚民死者十八九於是又改元曰皇祐猶景祐也六年日蝕四月朔以謂正陽之月自古所忌又改元曰至和三年仁宗不豫久之康復又改元曰嘉祐自天聖至此凡年號九皆有謂也

寇忠愍公準之貶也初以列卿知安州既而又貶衛州副使又貶道州別駕遂貶雷州司戶時丁晉公與馮相極在中書丁當秉筆初欲貶崖州而丁忽自疑語馮曰崖州再涉鯨波如何馮唯唯而已丁乃徐擬雷州及丁之貶也馮遂擬崖州當時好事者相語曰

若見雷州寇司戶人生何處不相逢比丁之南也寇
復移道州寇聞丁當來遣人以蒸羊逆於一作境上
而收其僮僕杜門不放出聞者多以一作公為得體
楊文公億以文章擅天下然性特剛勁寡合有惡之
者以事諧之大年在學士院忽夜召見於一小閣深
在禁中既見賜茶從容顧問久之出文彙數篋以示
大年云卿識朕書蹟乎皆朕自起草未嘗命臣下代
作也大年惶恐不知所對頓首再拜而出乃知必為
人所諧矣由是佯狂奔于陽翟真宗好文初待大年
眷顧無比晚年恩禮漸衰亦由此也

王文正公言為人方正持重在上書最為賢相嘗謂
大臣執政不當收恩避怨公嘗語尹師魯魯思欲歸
已怨使誰當聞者歎服以為名言
李文靖公沈為相沈正厚重有大臣體嘗曰吾為相
無他能唯不改朝廷法制用此以報國士大夫初聞
此言以謂不切於事及其後當國者或不思事體或
收恩取譽屢更祖宗舊制遂至官兵冗濫不可勝紀
而用度無節財用一作力匱乏公私困弊推迹其事皆
因執政不能遵守舊規妄有更改一作更所致至此始
知公言簡而得其要由是服其識慮之精

陶尚書毅為學上嘗晚召對太祖御便殿陶至望見上將前而復却者數四左右催宣甚急毅終彷徨不進太祖笑曰此措大索事分顧左右取袍帶來上已束帶毅遽趨入

薛簡肅公知開封府時明參政鎬為府曹官簡肅待之甚厚直以公輔期之其後公守秦益常辟以自隨優禮特異有問於公何以知其必貴者公曰其為人端肅其言簡而理盡凡人簡重則尊嚴此貴臣相也其後果至參知政事以卒時皆服公知人

臘茶出

一作盛

於劔建草茶盛於兩浙兩浙之品曰注

為第一自景祐已後洪州雙井白芽漸盛近歲製餅尤精囊以紅紗不過一二兩以常茶十數斤養之用辟暑濕之氣其品遠出口注上遂為草茶第一

仁宗退朝常命侍臣講讀於邇英閣賈侍中

昌朝時

為侍講講春秋左氏傳每至諸侯淫亂事則略而不說上問其故賈以實對上曰六經載此所以為後王

鑒

一作監

戒何必諱

丁晉公自保信軍節度使知江寧府召為參知政事
中書以丁節度使召學士草麻時盛文肅為學士以
為參知政事合用舍人草制遂以制除丁甚恨之

寇忠愍之貶所素厚者九二字一人自盛文肅已下皆坐斥逐而楊大年與寇公尤善丁晉公憐其才曲保全之議者謂丁所貶朝士甚多獨於大年能全之大臣愛才一節可稱也

太祖時以李漢超為關南巡檢使捍北虜與兵三千而已然其齊州賦稅最多乃以為齊州防禦使悉與一州之賦俾之養士而漢超武人所為多不法久之關南百姓詣闕訟漢超貸民錢不還及掠其女以為妾太祖召百姓入見便殿賜以酒食慰勞之徐問曰自漢超在關南契丹入寇者幾百姓二字一曰無也

太祖曰徃時契丹入寇邊將不能禦河北之民歲遭劫虜汝於此時能保全其貲財婦女乎今漢超所取孰與契丹之多又問訟女者曰汝家幾女所嫁何人百姓具以對太祖曰然則所嫁皆村夫也若漢超者吾之貴臣也以愛汝女則取之得不使失所與其嫁村夫孰若處漢超家富貴於是百姓皆感悅而去太祖使人語漢超曰汝須錢何不告我而取於民乎乃賜以銀數百兩曰汝自還之使其感汝也漢超感泣誓以死報

仁宗萬機之暇無所翫好惟親翰墨而飛白尤為神

妙凡飛白以點畫象物形而點最難工至和中有書
待詔李唐卿撰飛白三百點以進自謂窮盡物象上
亦頗佳之乃特為清淨二字以賜之其六點尤為奇
絕又出三百點外

仁宗聖性恭儉至和二年春不豫兩府大臣日至寢
間問聖體見上罷服簡質用素漆唾壺孟子素纒蓋
進藥御榻上衾褥皆黃純色已故暗宮人遽取衾
覆其上亦黃純也然外人無知者惟兩府侍疾因
侍見之耳

康肅公堯咨善射當世無雙公亦以此自矜嘗射

於園有賣油翁釋擔而立睨之久而不去見其發
矢十中八九但微頷之康肅問曰汝亦知射乎吾射
不亦精乎翁曰無他但手熟爾康肅忿然曰爾安敢
輕吾射翁曰以我酌油知之乃取一葫蘆置於地以
錢覆其口徐以杓酌油澀之自錢孔入而一作錢不
濕因曰我亦無他手熟爾康肅笑而遣之此與莊
生所謂解牛斲輪者何異

至和初陳恭公罷相而並用文富二公彥博正衙宣
麻之際上遣小黄門一有三字密於百官班中聽其論
議而二公久有人望一旦復用朝士往往相賀黃門

具奏上大悅余時為學士後數日奏事垂拱殿上問
新除彥博等外議如何余以朝士相賀為對上曰自
古二字一作古者人君用人或以夢卜苟不知人當從人望
夢卜豈足憑邪故余作文公批答云永惟商周之所
記至以夢卜而求賢孰若用搢紳之公言從中外之
人望者具述上語也

王元之任翰林嘗草夏州李繼遷制繼遷送潤筆物
數倍於常然凡啓頭書送一作送拒而不納蓋惜事體
也送時舍人院草制有送潤筆物稍後時者必遣院
中書門催索而當送者往往不送相承既久今索者

選者皆恬然不以為怪也

內中舊有玉石三清真像初在真遊殿既而大內火
遂遷於玉清昭應宮已而玉清又大火又遷於洞真
洞真又火又遷於上清上清又火皆焚蕩無孑遺遂
一有遷於景靈而宮司道宮相與惶恐上言真像所
至輒火景靈必不免願遷二字一作移他所遂遷於集禧
宮迎祥池水心殿而都人謂之行火真君也

丁文簡公度罷參知政事為紫宸殿學士即文明殿
學士也文明本有大學士為宰相兼職又有學士為
諸學士之首後以文明者真宗謚號也遂更曰紫宸

近世學士皆以殿名為官稱如端明資政是也丁既受命遂稱曰丁紫宸議者又謂紫宸之號非人臣之所宜稱遽更曰觀文觀文是隋煬帝殿名理宜避之蓋當時不知然則朝廷之事一作士不可以不學也王冀公敏若罷參知政事而真宗眷遇之意未衰特置資政殿學士以寵之時寇萊公在中書定其班位依雜學士在翰林學士下冀公因訴于上曰臣自學士拜參知政事今無罪而罷班反在下是貶也真宗為特加一作大學士班在翰林學士上其寵遇如此景祐中有郎官皮仲容者偶出街衢為一輕簿子

遽前賀云聞君有臺憲之命仲容立馬媿謝久之徐問其何以知之對曰今新制臺官必用稀姓者故以君姓知之爾蓋是時三院御史乃仲簡論程掌禹錫也聞者傳以為笑太宗時宋白賈黃中李至呂蒙正蘇易簡五人同時拜翰林學士承旨扈蒙贈之以詩云五鳳齊飛入翰林其後呂蒙正為一作至宰相賈黃中李至蘇易簡皆至參知政事宋白官至尚書老於承旨皆為名臣御史臺故事三院御史言事必先白中丞自一有中劉子儀為中丞始騰臺中今後御史有所言不須先

白中丞雜端至今如此

丁晉公之南遷也行過潭州自作齋僧疏文有云補

仲山之衮雖曲盡於巧心和傳說之美實難調於衆

口其少以文稱晚年詩筆尤精在海南篇詠尤多如

草解忘憂憂底事花名含笑笑何人句二字尤為人

所傳誦

張僕射齊賢體質豐大飲食過人尤嗜肥豬肉每食

數斤天壽院風藥黑神丸常人所服不過一彈丸公

常以五七兩為一大劑夾以胡餅而頓食之淳化中

罷相知安州安陸山郡未嘗識達官見公飲啗不

舉郡驚駭嘗與賓客會食厨吏置一金漆大

側窺竊作視公所食如其物投桶中至暮酒

及漬漲溢滿桶郡人嗟愕以謂享富貴者必有異於

人也然而晏元獻公清瘦如削其飲食甚微每折半

餅以筋卷之抽去其筋內捻頭一莖而食之有此亦

異於常此人也

宋宣獻公夏英公同試童行誦經有一行者誦

法華經不過問其習業幾年矣曰十年也二公笑且

閱之因各取法華經一部誦之宋公十五作日夏公

七日不復遺一字人性之相遠也精如此

樞密曹侍中利利之後以破直使於契丹議定
盟好由是進用嘗嘗明肅太后時以勲舊自處權
傾中外雖太后亦亦呼侍中而不名凡內降
恩澤皆執不行然以其所執既多故有三執而又降
者此無則不得已而行之久之為小人之一有所測
凡有求而三降不行者必又請之太后曰侍中已不
行矣請者徐啓曰臣已告得侍中宅妯娌或其親信
為言之許矣於是又降出曹莫知其然也但以三執
不能已僞俛行之於是太后大怒自此切齒遂及曹
禍乃知大臣功高而權盛禍患之來非智慮

能防也

曹侍中在樞府務革僥幸而中官尤被裁抑崇
與為供奉官監後苑作歲滿敘勞過求恩賞內中言
突不已莊獻太后怒之簾前諭曹使召而飛飛
院坐鎮事召崇勳立庭中去其中帶困辱久之乃取
狀以聞崇勳不勝其耻其後曹勞事在鎮州急言
芮反狀仁宗太后大驚崇勳適在側因自既受
命喜見顏色晝夜疾馳鍊成其獄芮既被誅曹初疑
州舟與房州行至襄陽渡北津監送內臣揚懷敏
指江水謂曹曰侍中好一江水蓋欲其自投也再三

言之曹不諭至襄陽驛遂逼其自縊

宋鄭公庠初名郊字伯庠與其弟初自布衣時名動天下號為二宋其為知制誥仁宗驟加獎眷便欲大用有忌其先進者譖之謂其姓符國號名應郊天又曰郊音交也交者替代之名也宋交其言不祥仁宗遽命改之公怏怏不獲已乃改為庠字公序公後更踐二府二十餘年以司空致仕兼享福壽而一作終而譖者竟不見用以卒可以為小人之戒也

曹武惠王彬國朝名將勲業之盛無與為比嘗曰自吾為將殺人多矣然未嘗以私喜怒輒戮一人其所

居堂室弊壞于外

石之問百蟲所螫不可傷其生其仁心愛物蓋如此既平江南回詣閭門入見榜子稱奉勅江南勾當公事回其謙恭不伐又如此

真宗好文雖以文辭取士然必視其器識每御崇政賜進士及第必召其高第三四人並列於庭更察其形神磊落者始賜第一人及第或取其所試文辭有理趣者徐奭鑄鼎象物賦云足惟下正詎聞公鍊之教傾鉉乃上居實取王臣之威重遂以為第一蔡襄置器賦云安天下於覆盂其功可大遂以為第一人

宋史卷一百一十五

錢思公生長富貴而性儉約閨門用度為法甚謹子弟輩非時不能輒取一錢公有一珊瑚筆格平生所珍惜常置之几案子弟有欲錢者輒竊而藏之公即悵然自失乃榜于家庭以錢十千贖購一作之居二日子弟佯為求得以獻公欣然以十千賜之他日有欲錢者又竊去一歲中率五七如此公終不悟也余官西都在公幕親見之每與同僚歎公之純德也國朝雅樂即用王朴所製周樂太祖時和峴以為為聲高遂下其一律然至今言樂者猶以為高云今黃鐘乃古夾鍾也景祐中李照作新作樂又下其聲

太常歌工以其一作為太濁歌不成聲當鑄鍾時乃賂鑄匠使減其銅齊而聲稍清歌乃叶而成聲而竟不知以此知審音作樂之難也照每謂人曰聲高則急促下則舒緩吾樂之作久而可使人心感之皆舒和而人物之生亦當豐大王侍讀沐身尤短小常戲之曰君樂之成能使我長一有乎聞者以為笑而樂成竟不用

鄧州花蠟燭名著天下雖京師不能造相傳云一作是寇萊公燭法公嘗知鄧州而自少年富貴不點油燈尤好夜宴劇飲雖寢室亦燃燭達旦每罷官去後

人至官舍見廁溷間燭淚在地徃徃成堆杜祁公為人清儉在官未嘗燃官燭油燈一炷熒然欲滅與客相對清談而已二公皆為名臣而奢儉不同如此然祁公壽考終吉萊公晚有南遷之禍遂歿不返雖其不幸亦可以為戒也

故事學士在內中院吏朱衣雙引太祖朝李昉為學士太宗在南衙朱衣一人前引而已昉因字亦去其一人至今如此

徃時學士入劄子不著姓但云學士臣某先朝盛度丁度並為學士遂著姓以別之其後遂皆著姓

晏元獻公以文章名譽少年居富貴性豪俊所至延賓客一特名士多出其門罷樞密副使為南京留守時年三十八幕下王琪張亢最為上客亢體肥大琪自為牛琪瘦骨立亢目為猴二人以此自相譏誚琪嘗嘲亢曰張亢觸牆成八字亢應聲曰王琪望月叫三聲一坐為之大笑

楊文公常戒其門人為文宜避俗語既而公因作表云伏惟陛下德邁九皇門人鄭戩遽請於公曰未審何時得賣生菜於是公為之大笑而易之

夏英公甥父官於河北景德中契丹犯河北遂歿于

陳後公為舍人丁母憂起復奉使契丹公辭不行其
表云父歿王事身丁母憂義不戴天難下穹廬之拜
禮當枕塊忍聞夷樂之聲當時以為一作四六偶對
最為精絕

孫何孫僅俱以能文馳名一時僅為陝西轉運使作
山詩二篇其後篇有云秦帝墓成陳勝起明皇宮
魏探山來時方建王清昭應宮有惡僅者欲中傷之
錄其詩以進真宗讀前篇云朱衣吏引上驪山遠
也此何足誇遂棄不讀而陳勝探山之語
不聞人以為幸也

楊大年每欲一作作文則與門人賓客飲博投壺奕

棊二字一語笑詒譁而不妨構思以小方紙細書揮

翰如飛文不加點每盈一幅則命門人傳錄門人疲

於應命頃刻之際成數千言真一代之文豪也

揚大年為學士時草答契丹書云隣壤交歡進章既

入真宗自注其側云朽壤鼠壤糞壤大年遽改為隣

境明旦引唐故事學士作文書有所改為不稱職當

罷曰亟求解職真宗語宰相曰楊憶不通商量真有

氣性一作太常所用王朴樂編鐘皆不圓而側垂自李照胡瑗

之徒皆以為非及照作新樂將鑄編鍾給銅一作鑄
瀉務得古編鍾一枚工人不敢銷毀遂歲於太常鐘
不知何代所作其銘曰一作粵朕皇祖寶蘇鍾粵斯
萬年子子孫孫永寶用叩其聲與王朴夷則清聲合
而其形不圓一有側垂正與朴鍾同然後知朴博古
好學不為無據也其後胡瑗改鑄編鍾遂圓其形而
下垂叩之掄鬱而不揚其鑄鍾又長甬而重展掉其聲
不和著作佐郎劉義叟竊謂人曰此與周景王無射
鍾無異必有眩惑之疾未幾仁宗得疾人以義叟之
言驗矣其樂亦尋廢有

自太宗崇獎儒學驟擢高科至輔弼者多矣蓋一作
太平興國一年至一作八年二十三榜由呂文穆公
蒙正而下大用一作人而三人並登兩府惟
天聖五年一榜而已是歲王文安公堯臣第一人昭
文相公韓僕射琦西廳參政趙侍郎崇第二第二人
也予忝與二公同府每見語此以為科場盛事曰景
祐元年已後至今治平三年三十餘年十二榜五人
已上未有一人登兩府者亦可恠也

婦田錄卷第一

歸田錄卷第二

歐陽文忠公集一百二十七

真宗朝歲歲賞花釣魚羣臣應制嘗一歲臨池久之而御釣不食時丁晉公謂應制詩云鶯驚鳳輦穿花去魚畏龍顏上釣遲真宗稱賞羣臣皆自以為不及也

趙元昊二子長曰佞令受次曰諒祚諒祚之母尼也有色而寵佞令受母子怨望而諒祚母之兄曰沒藏訛唃者亦黠虜也因教佞令受以弒逆之謀元昊已見殺訛唃遂以弒逆之罪誅佞令受子母而諒祚乃得立而年甚幼訛唃遂專夏國之政其後諒祚稍長



卒殺訛唃滅其族元昊為西鄙患者十餘年國家困天下之力有事於一方而敗軍殺將不可勝數然未嘗少挫其鋒及其困於女色禍生父子之間以亡其身此自古賢智之君或不能免况夷狄乎訛唃教人之子殺其父以為已利而卒亦滅族皆理之然也晏元獻公喜評詩嘗曰老覺腰金重慵便枕玉涼未是富貴語不如笙歌歸院落燈火下樓臺此善言富貴者也人皆以為知言

契丹阿保機當唐末五代時最盛開平中屢遣使聘梁亦遣人報聘今世

門集有

契丹詔乃為阿布機當時書詔不應有誤而自五代以來見於他書者皆為阿保機雖今契丹之人自謂之阿保機亦不應有失又有趙志忠者本華人也自幼陷虜為人明敏在虜中舉進士至顯官既而脫身歸國能述虜中君臣世次山川風物甚詳又云阿保機虜人實謂之阿保護未一作莫知孰是也一有此聖人所以慎於傳疑也

真宗尤重儒學今科場條制皆當時所定至今每親試進士已放及第自十人已上御試卷子並錄本於真宗影殿前焚燒制舉登科者亦然

近時名畫李成巨然山水包鼎虎趙昌花果成官至
尚書郎其山水寒林徃徃人家有之巨然之筆惟學
士院玉堂北壁獨存人間不復見也包氏宣州人世
以畫虎名家而鼎最為妙今千孫猶以畫虎為業而
曾不得其髣髴也昌花寫生逼真而筆法軟俗一作
殊無古人格致然時亦未有其比一作未有
寇萊公在中書與同列戲云水底日為天上日未有
對而會揚大年適來白事因請其對大年應聲曰眼
中人是面前人一坐稱為的對
朝廷之制有因偶出一時而遂為故事者契丹人使

見辭賜宴雜學士員雖多皆赴坐惟翰林學士稱
當直一員一作餘皆不赴諸王宮教授入謝祖宗
偶因便殿不御袍帶見之至今教授入謝必俟上入
內解袍帶復出見之有司皆以為定制也
處士林逋居於杭州西湖之孤山逋工筆畫善為詩
如草泥行郭索雲木叫鉤輞頗為士大夫所稱又梅
花詩云疎影橫斜水清淺暗香浮動月黃昏評
詩者謂前世詠梅者多矣未有此句也又其臨終為
句云茂陵他日求遺藁猶言魯與封禪書尤為人稱
傳作誦自逋之卒湖山寂寥一作未有繼者

俚諺云趙老送燈臺一去更不來不知是何等_之錄
士大夫_一亦往往道之大聖中有尚書郎趙世長
者常以滑稽自負其老也求為西京留臺御史有輕
薄子送以詩云此回真是送燈臺世長深惡之亦以
不能酬酢為恨其後竟卒於留臺也
官制稱_{一作}廢久矣今其名稱訛謬者多雖士大夫皆
從俗下以為怪皇女為公主其夫必拜駙馬都尉故
謂之駙馬宗室女封郡主者謂其夫為郡馬縣主者
為縣馬不知何義也

三衛官有司階司戈執干執戟謂之四色官今
三衛廢無官屬惟金吾有一人每日於正衙放朝
不坐直謂之四色官尤可笑也

京師諸司庫務皆由三司舉官監當而權貴之家子
弟親戚因緣請託不可勝數為三司使者常以為患
田元均為人寬厚長者其在三司深厭干請者雖不
能從然不欲峻拒之每溫顏強笑以遣之嘗謂人曰
作三司使數年強笑多矣直笑得面似靴皮士大夫
聞者傳以為笑然皆服其德量也

茶之品莫貴於龍鳳謂之團茶凡八餅重一斤慶曆
中蔡君謨為福建路轉運使始造小片龍茶以進其

品絕精指餅謂之小團凡二十餅重一斤其價直金
二兩然金可有而茶不可得每因南郊致齋中書樞
密院各賜一餅四人分之宮人往往縷一作金花於
其上蓋其貴重如此

太宗時有待詔賈玄以棊供奉號為國手邇來數十
年未有繼者近時有李愍子者頗為人所稱云舉世
無敵手然其人狀貌昏濁垢穢不可近蓋里巷庸人
也不足置之罇俎間故胡旦嘗語人曰以棊為易解
則如旦聰明尚或不能以為難解則愚下小人往往
達於精絕信如其言也

王副樞之夫人梅鼎臣之女也景彝初除樞密副
使梅夫人入謝慈壽宮太后問夫人誰家子對曰梅
鼎臣女也太后笑曰是梅聖俞家乎由是始知聖俞
名聞於宮禁也聖俞在時家甚貧余或至其家飲酒
甚醇非常人家所有問其所得云皇親有好學者宛
轉致之余又聞皇親有以錢數千購梅詩一篇者其
名重於時如此

錢思公雖生長富貴而少所嗜好在西洛時嘗語賓
屬言平生惟好讀書坐則讀經史卧則讀小說上則
則閱小辭蓋未嘗頃刻釋卷也謝希深亦言宋公垂

同在史院每走廁必挾書以往諷誦之聲琅然聞於遠近其篤學如此余因謂希深曰余平生所作文章多在三上乃馬上枕上廁上也蓋惟此尤可以屬思爾

國朝宰相最少年者惟王溥罷相時父母皆在人以為榮今富丞相弼入中書時年五十二太夫人在堂康強後三年太夫人薨有司議贈卹之典云無見任宰相丁憂例是歲二月十七日春宴百司已具前夕有旨富某母喪在殯特罷宴此事亦前世未有聖祐二年嘉祐七年季秋大享皆以大慶殿為明堂

畫明堂者路寢也方於寓祭園丘斯為近畫明堂者飾篆以金填字門牌亦御飛白皆皇祐中所書袖翰雄偉勢若飛動余詩云寶墨飛雲動金文耀日晶者謂二牌也

錢思公官兼將相階勲品皆第一自云平生不足者不得於黃紙書名每以為恨也

三班院所領使臣八千餘人泣事工外其罷而在院者常數百人每歲乾元節醪錢飯僧進香合以祝聖壽謂之香錢判院官常利其餘以為養錢羣牧司領內外坊監使副判官比佗司俸入最優又歲收糞擊

錢頗多以充公用故京師為之語曰三班喫香羣牧
喫糞也

咸平五年南省試進士有教無類賦王沂公為第一
賦盛行於世其警句有云神龍異稟猶嗜欲之可求
纖草何知尚薰蕕而相假時有輕薄子擬作四句云
相國寺前熊翻筋斗望春門外驢舞柘枝議者以謂
言雖鄙俚亦著題也

國朝之制自學士已上賜金帶者例不佩魚若奉使
契丹及館伴北使則佩事已復去之惟兩府之臣則
佩謂之重金初太宗嘗曰玉不離石犀不離角可

貴者惟金也乃創為金鈔之制以賜羣臣方圍毬路
以賜兩府御仙花以賜學士以上今俗謂毬路為第
頭御仙花為荔枝皆失其本號也

宋丞相庠早以文行負重名於時晚年尤精字學嘗
手校郭忠恕佩觿三篇寶玩之其在中書堂吏書牒
尾以俗體書宋為宋公見之不肯下筆責堂吏曰吾
雖不才尚能見姓書名此不是我姓堂吏惶懼改之
乃肯書名

京師食店賣酸饊者皆大出書一作牌榜於通衢而俚
俗昧於字法轉酸從食饊從呂有滑稽子謂人曰彼

家所賣餠餠暗使不知為何物也飲食四方異宜而名號亦隨時俗言語不同至或傳者轉失其本湯餅唐人謂之不托今俗謂之餠餠矣晉束皙餅賦有餠頭薄持起溲牢九之號惟餠頭至今名存而起溲牢九皆莫曉為何物薄持荀氏又謂之薄夜亦莫知何物也

嘉祐八年上元夜賜中書樞密院御筵于相國寺羅漢院國朝之制歲時賜宴多矣自兩制已上皆與惟上元一夕祇賜中書樞密院雖前兩府見任使相皆不得與也是歲昭文韓相一作集賢魯公樞密張太

尉皆在假不赴惟余與西廳趙侍郎梁副樞胡諫議宿吳諫議奎四人在席酒半相顧四人者皆同時翰林學士相繼登二府前此未有也因相與道玉堂舊事為笑樂遂皆引滿劇飲亦一時之盛事也國朝之制大宴樞密使副不坐侍立殿上既而退就御厨賜食與閣門引進四方館使列坐廡下親王一人伴食每春秋賜衣門謝則與內諸司使副班于畫拱殿外廷中而中書則別班謝于門上故朝中為之語曰厨中賜食階下謝衣蓋樞密使唐制以內廷為之故常與內諸司使副為伍自後唐莊宗用郭崇韜

與宰相分秉朝政文事出中書武事出樞密自此之後其權漸盛至今本一作朝遂號為兩府事權進用祿賜禮遇與宰相均惟日趨內朝侍宴賜衣等事尚循唐舊其任隆輔弼之崇而雜用內諸司故事使朝廷制度輕重失序蓋沿革異時因循不能釐正也
蔡君謨既為余書集古錄目序列石其字充精勁為世所珍余以鼠鬚栗尾筆銅綠筆格大小龍茶惠山泉等物為潤筆君謨大笑以為太清而不俗後月餘有人遺余以清泉香餅一篋者君謨聞之歎曰香餅未遇使我潤筆獨一作無此一種佳一無物茲又可

笑也清泉地名香餅石炭也用以焚香一餅之火可終日不滅

梅聖俞以詩知名三十年終不得一館職晚年與修唐書書成未奏而卒士大夫莫不歎惜其初受勅修唐書語其妻刁氏曰吾之修書可謂糊塗入布袋矣刁氏對曰君於仕宦亦何異鮎魚上竹竿耶聞者皆以為善對一作昔梅聖俞以詩名當世然終不得一其勞得一貼職以償素願書垂就而卒時人莫不歎其奇薄其初修唐書也常竊歎曰吾今可謂糊塗入袋仁宗初立今上為皇子令中書召學士草詔學士王

珪當直召至中書諭之王曰此大事也必須面奉聖旨於是求對明日面稟得旨乃草詔羣一作公皆以王為真得學士體也

盛文肅公豐肌一作肥大腹而眉目清秀丁晉公疎瘦

如削二公皆兩浙人也並以文辭知名於時梅學士

詢在真宗時已為名臣至慶曆中為翰林侍讀以卒

性喜焚香其在官所每晨起將視事必焚香兩鑪以

公服單之撮其袖以出生定撒開兩袖郁然滿室濃

香有竇元賓者五代漢宰相正固之孫也以名家子

有文行為館職而不喜修飾經時未嘗沐浴故時人

為之語曰盛肥丁瘦梅香竇臭也

竇元中趙元昊叛命朝廷命將討伐以鄜延環慶涇

原秦鳳四路各置經略安撫招討使余以為一作四

路皆內地也當如故事置靈夏四面行營招討使今

自於境內何所招討余因竊料王師必不能出境其

後用兵五六年劉平任福葛懷敏三大將皆自戰其

地而大敗由是至於罷兵竟不能出師

呂文穆公蒙正以寬厚為宰相太宗尤所眷遇有一

朝士家藏古鑑自言能照二百里欲因公弟一作以求

知其弟何間從容言之公笑曰吾面不過楮鏡一作子

大安用照二百里其弟遂不復敢言聞者歎服以謂
賢於李衛公遠矣蓋寡好而不為物累者昔賢之所
難也

國朝百有餘年年號無過九年者開寶九年改為太
平興國太平興國九年改為雍熙大中祥符九年改
為天禧慶曆九年改為皇祐嘉祐九年改為治平惟
天聖盡九年而十年改為明道

唐人奏事非表非狀者謂之榜子亦謂之錄子今謂
之劄子凡羣臣百司上殿奏事兩制以上非時有所
奏陳皆用劄子中書樞密院事有不降宣勅者亦用

劄子與兩府自相從來亦然若百司中書皆用狀
惟學士院用咨報其實如劄子亦不書出一作名但當
直學士一人押字而已謂之咨報今俗謂草書此唐
學士舊規也唐世學士院故事近時陳慶殆盡惟此

一事在爾

燕王元徽太宗幼子也太宗子八人真宗朝六人
已亡歿至仁宗即位獨燕王在以皇叔之親特見
尊禮契丹亦畏其名其疾亟時仁宗幸其宮親為調
藥平生未嘗語朝政遺言一二事皆切於理余時知
制誥所作贈官制所載皆其實事也

華元郡王允良燕王子也性好書睡每自旦酣寢至
暮始興盥一作濯擲漱衣冠而出燃燈燭治家事飲
食宴樂達旦而罷則復寢以終日無日不如此由是
一宮之人皆晝睡夕興允良不甚喜聲色亦不為佗
驕恣惟以夜為晝亦其性之異前世所未有也故觀
察使劉從廣燕王壻也嘗語余燕王好坐木馬于坐
則不下或飢則便就其上飲食往往乘輿奏樂於前
酣飲終日亦其性之異也

皇子顯封東陽郡王除婺州節度使檢校太傅翰林
學士黜上言太傅天子師臣也子為父師於體不

順中書檢勘自唐以來親王無兼師傅官者蓋自
朝命官祇以差遣為職乎自三師三公以降皆是虛
名故失於因循爾議者皆以實言為當也

端明殿學士五代後唐時置國朝尤以為貴多以翰
林學士兼之其不以翰苑兼職及換職者百年間纔
兩人特拜程戡王素是也

慶曆八年正月十八日夜崇政殿宿衛士作亂於殿
前殺傷四人取準備救火長梯登屋入禁中逢一宮
人問寢閣在何處宮人不對殺之既而宿直都知開
變領宿衛十八搜索已復逃竄後三日於內城西北

角樓中獲一人殺之時內臣楊懷敏受旨獲賊勿殺而倉卒殺之由是竟莫究其事

葉子格者自唐中世以後有之說者云因人有姓葉

號葉子青一作清者撰此格因以為名此說非也唐

人藏書皆作卷軸其後有葉子其制似今策子凡文

字有備檢用者卷軸難數卷舒故以葉子寫之如吳

彩鸞唐韻李邵彩選之類是也散子格本備檢用故

亦以葉子寫之因以為名兩唐世士人宴聚盛行葉

子格五代國初猶然後漸廢不傳今其格世或有之

而人無知者惟昔楊大年好之仲待制簡大年門下

審也故亦能之大年又取葉子彩歌一作名紅鶴卓鸞

者別演為鶴格鄭宣徽章節公得象皆大年門下

客也故皆能之余少時亦有此二格後失其本今絕

無知者

國朝自下湖南始置諸州通判既非副貳又非屬官

故常與知州爭權每云我是監郡朝廷使我監汝舉

動為其所制太祖聞而患之下詔書戒勵使與長吏

協和二字同押元文書非與長吏同簽書者所在不得

承受施行自此遂稍稍戢然至今州郡往往與通判

不和往時有錢昆少卿者家世餘杭人也杭人嗜蟹

昆嘗求補外郡人問其所欲何州昆曰但得有坊壘
無通判處則可矣至今士人以為口實

嘉祐二年余與端明韓子華翰長王禹玉侍讀范景

仁龍圖梅公儀同知禮部貢舉辟梅聖俞為小法官

凡鎖院經字有五日六人者相與唱和為古律歌詩

一百七十餘篇集為三卷禹玉余為校理時武成王

廟所解進士也至此新入翰林與余同院又同知貢

舉故禹玉贈余云十五年前出門下最榮今日預東

堂余答云昔時叨入武成宮曾看揮毫氣吐虹夢寐

剛思十年事笑談今此日一作一樽同喜君新賜黃簽

帶顧我宜為白髮翁也天聖中余舉進士國學南省

皆忝第一人薦名其後景仁相繼亦然故景仁贈余

云澹墨題名第一人孤生何幸繼前塵也聖俞自天

聖中與余為詩友余嘗贈以蟠桃詩有韓孟之戲故

至此梅贈余云猶喜共量天下士亦勝東野亦勝韓

而子華筆力豪贍公儀文思溫雅而敏捷皆勍敵也

前此為南省試官者多窘束條制不少放懷余六人

者懽然相得登居終日長篇險韻衆製交作筆吏疲

於寫錄僮史一作奔走往來間以滑稽朝諛形一作

於風刺更相酬酢往往烘堂絕倒自謂一時盛事前

此未之有也

往時學士循唐故事見宰相不具靴笏繫鞋坐玉堂上遣院吏計會堂頭直省官學士將至宰相出迎近時學士始具靴笏至中書與常參官雜坐於客位有移時不得見者學士日益自卑丞相禮亦漸薄益一作並習見已又恬然不復為怪也

張堯封者南京進士也累舉不第家甚貧有善相者謂曰視子之相不過一幕瑞然君骨貴必享王封人初莫曉其旨其後堯封舉進士及第終於幕職堯封溫成皇后父也后既貴堯封累贈太師

今封清河郡王由是始悟相者之言

治平二年八月三日大雨一夕都城水深數尺上降詔責躬求直言學士草詔有大臣惕息天變之語上夜批出云淫雨為災專戒不德遽令除去大臣思變之言上之恭已畏天自勵如此

章郇公得象與石資政中立素相友善而石喜談一作談諧嘗戲章云昔時名畫有戴松牛韓幹馬而今有章得象也世言閩人多短小而長大者必為貴人郇公身既長大而語聲如鍾豈出其類者是為異人乎其為相務以厚重鎮止浮競時人稱其德量

金橘產於江西以遠難致都人初不識明道景祐初
一作始與竹子俱至京師竹子味酸人不甚喜後遂
不至而金橘香清味美置之樽俎間光彩灼爍的難
如金彈丸誠珍果也都人初亦不甚貴其後因温成
皇后尤好食之由是價重京師余世家江西見吉州
人甚惜此果其欲久留者則於菘豆中藏之可經時
不變云橘性熱而豆性涼故能久也

凡物有相感者出於自然非人智慮所及皆因其舊
俗而習知之今唐鄧間多大柿其初生澀堅實如石
凡百十柿以一楨植置其中榘榘則紅熟爛如泥而

可食土人謂之烘柿者非用火乃用此爾淮南人藏

酒蟹凡一器數十蟹以阜筴半挺置其中則可藏

經歲不沙一作至於薄荷醉猫死猫引竹之類皆世

俗常知而翡翠屑金人氣粉犀此二物則世人未知

者余家有一玉罌形製甚古而精巧始得之梅聖俞

以為碧玉在潁州時嘗以示僚屬坐有兵馬鈐轄鄧

保吉者真宗朝老內臣也識之曰此寶器也謂之翡翠

翠云禁中寶物皆藏宜聖庫庫中有翡翠盃一隻所

以識也其後予偶以金環於罌腹信磨之金屑紛

紛而落如硯中磨墨始知翡翠之能屑金也諸藥中

犀最難擣必先鎊屑乃入衆藥中擣之衆藥篩羅已盡而犀屑獨存犀屑一作余偶見一醫僧元達者解犀為小塊子方一寸半許細字許一作以極薄紙裹置於此無字懷中使稍近肉以人氣蒸之候氣薰蒸夾冷乘熱投臼中急擣應手如粉因知人氣之能粉犀也然今醫工皆莫有知者

石曼卿磊落奇才知名當世氣貌雄偉飲酒過人有劉潛者亦志義之士也常與曼卿為酒敵聞京師沙行王氏新開酒樓遂往造焉對飲終日不交一言王氏怪其所飲過多非常人之量以為異人稍獻首果

蓋取好酒奉之甚謹二人飲嚼自苦傲然不顧至夕殊無酒色相揖而去明日都下喧傳王氏酒樓有二酒仙來飲久之乃知劉石也

燕龍圖肅有巧思初為永興推官知府寇萊公好舞柘枝有一鼓甚惜之其鑲忽脫公悵然以問諸匠皆莫知所為燕請以鑲脚為鑲簧內之則不脫矣萊公大喜燕為人寬厚長者博學多聞其漏刻法最精今洲郡往往有之

劉岳書儀婚禮有女坐壻之馬鞍父母為之合髻之禮不知用何經義據岳自敘云以時之所尚者蓋之

則是當時流俗之所為爾岳當五代干戈之際樂
廢壞之時不暇講求三王之制度苟取一時世所
用吉凶儀式略整齊之固不足為後世法矣然而後
世猶不能行之今岳書儀十已廢其七八其一二僅
行於世者悉作皆苟簡粗略不如本書就中轉失乖
繆可為大笑者坐鞍一事爾今之士族當婚之夕以
兩倚相背置一馬鞍反令婿坐其上飲以三爵女家
遣人三請而後下乃成婚禮謂之上高坐凡婚家舉
族內外姻親與其男女賓客堂上堂下竦立而視者
惟婿上高坐為盛禮爾或有偶不及設者則相與悵

然咨嗟以為闕禮其轉失乖繆至於如此今雖名儒
巨公衣冠舊族莫不皆然嗚呼士大夫不知禮義而
與閭閻鄙俚同其習一作所見而不知為非者多矣前
日濮園皇伯之議是已豈止坐鞍之繆哉

世俗傳訛惟祠廟之名為甚今都城西崇化坊顯聖
寺者本名蒲池寺周氏顯德中僧廣之更名顯聖而
俚俗多道其舊名今轉為菩提寺矣江南有大小孤
山在江水中巖然獨立而世一作俚俗轉孤為姑江側
有一石磯謂之澎浪磯遂轉為彭郎磯云彭郎者小
姑婿也余嘗過小孤山廟像乃一婦人而勅額為聖

母廟豈止俚俗之繆哉西京龍門山夾伊水上自端
門望之如雙闕故謂之闕塞而山口有廟曰闕口廟
余常見其廟像甚勇手持一屠刀尖銳按膝而坐問
之云此乃豁口大王也此尤可笑者爾

今世俗言語之訛而舉世君子小人皆同其繆者惟
打字爾打丁其義本謂考擊故人相毆以物相擊皆
謂之打而工造金銀器亦謂之打可矣蓋有槌搥作
擊之義也至於造舟車者曰打船打車網魚曰打魚
汲水曰打水後夫餉飯曰打飯兵士給衣糧曰打衣
從者執傘曰打傘以糊黏紙曰打黏以丈尺量地

曰打量舉手試眼之昏明曰打試至於名儒碩學打
皆如此觸事皆謂之打而徧檢字書了無此字打
其義主考擊之打自音謫疑謫耿以字學言之打字
從手從丁丁又擊物之聲故音謫耿為是不知因何
轉為丁雅也

用錢之法自五代以來以七十七為百謂之省陌今
市井交易又尅其五謂之依除咸平五年陳恕知貢
舉選士最精所解七十二人王沂公曾為第一御試
又落其半而及第者三十八人沂公又為第一故京
師為語曰南省解一百依除殿前放五十省陌也是

歲取人雖少得士最多宰相三人乃沂公與王公適
章公得象參知政事一人韓公億侍讀學士一人李
仲容御史中丞一人王臻知制誥一人陳知微而汪
白青陽楷二人雖不達而皆以文學知名當世
唐李肇國史補序云言報應敘鬼神述夢卜近惟
循悉去之紀事實探物理辨疑惑示勸戒採風俗
助談笑則書之余之所錄大抵以肇為法六字亦然
而小異於肇者不書人之過惡以謂職非史官而
掩惡揚善者君子之志也覽者詳之

歸田錄卷第二

第一段魚畏

魚一作怯

第九段臨終為句

為一作遺

第十段真是送燈臺

燈一作登

第十一段不得於黃紙書名

不字上有惟字

第二十四段惶懼

惶一作遠

第二十六段酒半相顧

半一作行

第二十九段上竹竿耶

耶一作也

第五十段薄荷

荷一作荷

第五十四段余嘗過

綠哉

二十六字

一作余嘗過

一婦人而但俗之舉至於如此

第五十五段 打衣糧 一打作糧

國朝卷三十七

七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詩話一卷

歐陽文忠公集一百二十八

居上退居汝陰而集以資閑談

話一作也

李文正公進永昌陵挽歌辭云奠玉五回朝上帝御
 樓三度納降王當時羣臣皆進而公詩最為首出所
 謂三降王者廣南劉鋹西蜀孟昶及江南李煜是
 也若五朝上帝則誤矣太祖建隆盡四年明年初郊
 改元乾德至六年再郊改元開寶開寶五年又郊而
 不改元九年已平江南四月大雩告謝于西京蓋執
 玉祀天者實四也李公當時人必不繇乃傳者誤云
 五二字一耳



仁宗朝有數達官以詩知名常慕白樂天體故其語
多得於容易嘗有一聯云有祿肥妻子無恩及吏民
有戲之者云昨日通衢遇一輜駟車載極重而羸牛
甚苦豈非足下肥妻子乎聞者傳以為笑

京師輦轂之下風物繁富而士大夫牽於事役良辰

美景罕或一作宴遊之樂其詩至有賣花擔上看桃李

拍酒樓頭前一作聽管絃之句西京應天禪院有祖宗

神御殿蓋寺一作在水比去河南府十餘里歲時朝拜

管吏常苦晨興而留守達官簡貴每朝罷公酒三行

不交一言而退故其詩曰正夢寐中行十里不言語

爽一作三杯其語雖一作皆兩京之實事也

梅聖俞嘗於范希文席上賦河豚魚詩云春洲生荻

芽春岸飛楊花河豚當是一作特貴不數魚一作

其狀已可怖其毒亦莫如念腹若封豕怒目猶吳蛙

持問南方人黨護復矜誇皆言美無度誰謂死如麻

我語不能風自思空地嗟退之來朝陽始憚餐籠蛇

子鰓居柳州而甘食蝦蟇二物雖可憎性命無舛差

斯翻味曾不比中藏禍無涯甚美惡亦稱此言誠可嘉

河豚常出於春暮羣遊水上食絮而肥南人多與荻

芽一作為羹云最美故知詩者謂抵破題兩句已道

盡河豚好處聖俞平生苦於吟詠以閑遠古淡為意

故其構思極艱此詩作於樽俎之間筆力雄贍頌刻

而成遂為絕唱

蘇子瞻學士蜀人也嘗於涪井監得西南夷人所賣

蠻布弓衣其文織成梅聖俞春雪詩一有朔風一日

是噴成花飛萬里奪曉月白石欄堆愁女媧大

楚庭踏朝賀雉尾不歸粘官靴官中才人承聖顏捧

姓稱壽呼南山三公免責此詩在聖俞集中未為絕

唱蓋其名重天下一篇一詠傳落夷狄而異域之人

貴重之如此耳子瞻以余尤知聖俞者得之因以見

遺余家舊畜琴一張乃寶曆三年雷會所劉距今二

百五十年矣其聲清越如擊金石遂以此布更為琴

囊二物真余家之寶玩也

吳贊寧國馬僧錄頗讀儒書博覽強記亦自能

撰述而辭辯從人莫能屈時有安鴻漸者文詞儻

敏尤好嘲詠嘗街行遇贊寧與數僧相隨鴻漸指而

嘲曰鄭都官不愛之徒時時作隊贊寧應聲答曰秦

始皇未坑之黃徒往成羣時皆善其捷對鴻漸所道

乃鄭谷詩云愛僧不愛紫衣僧也

鄭谷詩名盛於唐末彌雲臺編而世俗但稱其官為

鄭都官詩其詩極有有意思亦多佳句但其格不甚高

以其易曉人家多以教小兒余為兒時猶誦之今其

集不行於世矣梅聖俞晚年亦至都官一日會飲

余家劉原父戲之曰聖俞官必止於此坐客皆驚原
父曰昔有鄭都官今有梅都官也聖俞頗不樂未幾
聖俞病卒余為序其詩為宛陵集而今人但謂之梅
都官詩一言之謔後遂果然斯可歎也

陳舍人

從易

當時文方盛之際獨以醇儒古學見稱

其詩多類白樂天蓋自楊劉唱和西崑集行後進學

者爭效之風雅一

一作

變謂之崑體繇是唐賢集詩

集幾廢而不行陳公時偶得杜集舊本文多脫誤至

逸蘇都尉詩云身輕一鳥其下脫一字陳公因與數

人共用一字補之或云疾或云落或云起或云下莫

能定其後得一善本乃是身輕一鳥陳公因與數
人共用一字諸君亦不能到也

國朝浮圖以詩名于世者九人故時

有集稱九僧詩

今不復傳矣余少時聞人多稱其一

曰惠崇餘八人

者忘其名字也余亦略記其詩有一

馬放降來地

盤戰後雲又云春生桂嶺外人在

門西其佳句多

類此其集已

亡今人多不知有

是可惜也當時有進士許同者善

辭章俊逸之士

也因會

一作

諸詩僧分題以一紙約曰不得犯此

字其字乃山水風雲竹石花草雪霜

風月

一作

人

之類於是諸僧皆閣筆洞咸平三年進士及第時無
名子朝曰張康渾裹馬許洞開裝妻者是也

孟郊賈島皆以詩窮至死而平生尤喜為窮苦之

句一作孟有移居詩云借車載家具家具少於車乃

是都無一物耳又謝人惠炭云暖得曲身成直身人

謂非其身備嘗之不能道此句也賈云賈遠雖有絲

不堪織寒衣就令織得二字一能能一作何幾何又其

朝飢詩云坐聞西牀琴凍折兩三絃人其不止忍

飢而已其寒亦何可忍也

唐之晚年詩人無復李杜豪放之格然亦務以精意

相高如周朴者構思尤艱每有所得必極其雕琢故

時人稱朴詩月鍛季煉未及成篇已播人口其名重

當時如此而今不復傳矣余少時猶見其集其句有

云風暖鳥聲碎日高花影重又云曉一作來山鳥鬧

雨過杏花稀誠佳句也

聖俞常語予曰詩家雖率一作意而造語亦難若意

新語工得前人所未道者斯為善也必能狀難寫之

景如在目前含不盡之意見於言外然後為至矣賈

島云竹籠拾山果瓦餅擔石泉姚合云馬隨山鹿放

雞逐野禽棲等是山邑荒僻官况蕭條不如縣古槐

根出官清馬骨高為工也余曰語之工者固如是狀
難寫之景舍不盡之意何詩為然聖俞曰作者得於
心覽者會以意殆難指陳以言也雖然亦可略道其
髣髴若巖維柳塘春水慢花塢夕陽遲則天容時作
物態融和駘蕩豈不如在目前乎又若溫庭筠雞聲
茅店月人迹板橋霜賈島恠禽啼曠野落日恐行人
則道路新苦羈愁旅思豈不見於言外乎

聖俞子美齊名於一時而二家詩體特異子美筆力
豪雋以超邁橫絕為奇聖俞覃思精微以深遠閑淡
為意各極其長雖善論者不能優劣也余嘗於水谷

夜行詩略道其二二云子美氣在如萬戰一處有

詩頗狂醉墨灑滂濡譬如千里馬已發不可後聖
前盡珠璣一二難東次梅翁事清切一作石齒漱寒

瀨作詩三十年視我猶後輩文辭愈精一作清新心愈

雖老大有如妖韶女老自有餘態近詩尤古一作苦硬

咀嚼苦一作難又知食橄欖真味久愈在蘇豪以

氣標舉世徒驚駭梅窮獨我知古貨今難賣語雖非

工謂粗得其髣髴然不能優劣之也

呂文穆公未第時薄或作遊一縣胡大監其方

隨其父宰是邑遇呂甚薄客有譽呂二字胡曰呂君

工於詩宜少加禮胡問詩之警句客舉一篇其卒章
云挑盡寒燈夢不成胡笑曰乃是一湯俗語轉睡漢
爾呂聞之甚恨而去明年首中甲科使人寄聲語胡
曰渴睡漢狀元及第矣胡答曰待我明年第二人及
第輸君一籌既而次榜亦中首選

聖俞嘗云詩句義理雖通語涉淺俗而可笑者亦其
病也如有贈漁父一聯云眼前不見市朝事耳畔惟
聞風水聲說者云患肝腎風四子一作此漁父非又
有隸詩者云六辨此盡日覓不得有時還自來本朝
詩之好句難得爾而說者云此是人家失却猫兒詩

以馬笑也

唐宮詞一百首多言唐宮禁中事皆史傳小說所
要者往往見於其詩如內一作中數日無呼喚傳
鳳王蛺蝶圖滕王元嬰高祖子新舊唐書皆不著
所能惟名畫錄略言其善畫亦不云其工蛺蝶也
畫斷云三於蛺蝶及見於建詩爾或聞今人家亦
有得其圖者唐世一藝之善如公孫大娘舞劍罷曹
剛彈琵琶米嘉榮歌皆見於唐賢詩句遂知名於後
世當時山林田畝潛德隱行君子不聞於世者多矣
而賦工末藝得所附託乃垂於不朽蓋其各有幸不

李也

李白戲杜甫云借問別來太瘦生總為從前一作來

詩言太瘦生唐人語也至今猶以生為語助如作麼

何似生之類是也陶尚書書嘗曰尖簷帽子單凡

短靴靴兒末厥兵末厥亦當時語余天聖景祐間

聞此句時去陶公尚未遠人皆莫曉其義王原叔

學多聞見稱於世最為多識前言者亦云不知為

說也第記之必有知者耳

人貪求好句而理有不通亦語病也如袖中諫草

本去頭上宮花侍燕歸誠為佳句矣但進諫必以

章疏無直用橐草之理唐人有云姑蘇臺下寒山寺

半夜鐘聲到客船說者亦云句則佳矣其如三更不

是打一作鐘鐘時如賈島哭僧云寫留行道影焚却坐

禪身時謂燒殺活和尚此尤可笑也若步隨青山影

坐學白塔骨又獨行潭底影數息樹邊身皆島詩何

精蘊頓此字無異也

松江新作長橋制度宏麗前世所未有蘇子美新橋

對月詩所謂雲頭灑灑開金餅水面沈沈作彩

虹者是也時謂此橋非此句雄偉不能稱也子美兄

舜元字才翁詩亦道勁多佳句而世獨罕傳其與子

美紫閣寺聯句無媿韓孟也恨不得盡見之耳

晏元獻公文章擅天下九善一作喜為詩而多稱引後

進一時名士徃徃出其門聖俞平生所作詩多矣然

公獨愛其兩聯云寒魚猶著底白鷺已飛前又絮暖

鱉魚繁鼓添蓴菜一作紫余嘗於聖俞家見公自書

手簡再三稱賞此二一作兩聯余疑而問之聖俞曰此

非我之極致豈公偶自得意於其間乎乃知自古文

士不獨知己難得而知人亦難也

湯大年與錢劉數公唱和自西崑集出時人爭效之

變而先生老一作老輩患其多用故事至此

僻難曉殊不知自是學者之弊如子儀一作新

云風來玉宇鳥一作轉露下金莖鶴未知雖用故

事何害為佳句也人如一作有大峭帆橫渡官橋柳疊

鼓驚飛海岸鷗其不用故事又豈不佳乎蓋其雄文

博學筆力有餘故無施而不可非如前世彌詩人者

區區於風雲一作雲草木之類為許洞所困者也

西洛故都荒臺廢沼遺迹依然見於詩者多矣惟錢

文僖公一聯最為警絕云日上故陵煙漠漠春歸空

苑水潺潺裴晉公綠野堂在午橋南徃時嘗屬張僕

射一作賢家僕射罷相歸洛一作日與賓客吟宴於其

間惟鄭工部文實一聯最爲警絕云水暖鳧鷖行哺
子溪添桃李卧開花人謂不減王維杜甫也錢詩好
句尤多而鄭句不惟當時人莫及雖其集中自及此
者亦少

閩人有謝伯初者字景山當天聖景祐之間以詩知
名余謫夷陵時景山方爲許州法曹以長韻見寄頗
多佳句有云長官衫色江波綠學士文華蜀錦張余
答云叅軍春思亂如雲白髮題詩愁送春蓋景山詩
有多情未老已一作白髮三字一作野思到春如亂
雲之句故余以此戲之也景山詩頗多如自種黃

添野景旋移高竹聽秋聲園林換葉梅初熟池館無
人燕學飛之類皆無媿於唐賢而仕宦不偶終以
於困窮而卒其詩今已不見於世其家亦流落不知
所在其寄余詩殆今三十五年矣余猶能誦之蓋其
人不幸既可哀其詩淪棄亦可惜因錄於此詩曰江
流無險似瞿唐滿峽猿聲斷旅一作腸萬里可堪人
謫宦經年應合鬢成霜長官衫色江波綠學士文華
蜀錦張異域化爲儒雅俗遠民爭識校讎郎才如夢
得多爲累情似安仁久悼亡下國難留金馬客新詩
傳與竹枝娘典辭懸待修青史諫草當來集皂囊莫

為明時暫遷謫便將纓足濯滄浪

石曼卿自少以詩酒豪放自得其氣貌偉然詩格奇

峭又工於書筆畫通勁體兼顏柳為世所珍一作余

家嘗得南唐後主澄心堂紙曼卿為余以此紙書其

壽筆驛詩詩曼卿平生所自愛者至今藏之號為三

絕真余家寶也曼卿卒後其故人有見之者云恍惚

如夢中言我今為鬼仙也所主芙蓉城欲呼故人往

遊不得忿然騎一素一作青騾去如飛其後又云降於

亳州一舉子家又呼其字有舉子去不得因留詩一篇

文余亦略記其一聯云鶯聲不逐春光老花影長

隨日脚流神一作鬼仙事怪不可知其詩頗類曼卿平

生語舉子不能道也王建霓裳詞云弟子部一作中

留一色聽風聽水作霓裳霓裳一有羽衣二字曲今教坊尚

能作其聲其舞則廢而不傳矣人間又有望瀛府獻

仙音二曲云此其遺聲也霓裳曲前世傳記論說頗

詳不知聽風聽水為何事也白樂天有霓裳歌甚詳

亦無風水之說第記之或有遺亡四字一作者爾

龍圖趙學士師氏以醇儒碩學名重當時為人沈厚

端默羣居終日似不能言於文章之外詩思尤精

如麥天晨氣潤槐夏午陰清前世名流皆所未到也

又如曉鶯林外千聲轉芳草堦前一尺長殆不類其
為人矣

退之筆力無施不可而嘗以詩為文章末事故其詩

曰多情懷酒伴餘事作詩人也然其資一作發談笑助

諧詭叙人情狀物態一寓於詩而曲盡其妙此在雄

文大手固不足論而予獨愛其工於用韻也蓋其得

韻寬則波瀾橫溢泛入傍韻乍還乍離一作去一作還出入

回合殆不可拘以常格如此日足可惜之類是也得

韻窄則不復傍出而因難見巧愈險愈奇如病中贈

張十八之類是也余嘗與聖俞論此以謂譬如一作夫

善馭良馬者通衢廣陌縱橫馳逐惟意所之至於水

曲蟻封疾徐補一有中節而不少蹉跌乃天下之至工

也聖俞戲曰前史言退之為人才強若寬韻可自足

而輒傍出窄韻難獨用而反不出豈非其拗強而然

歟坐客皆為之笑也

自科場用賦取人進士不復留意於詩故絕無可稱

者惟天聖二年省試采侯詩宋尚書祁最擅場其句

有色映棚雲爛聲迎羽月遲一作見尤為京師傳誦當

時舉子日公為宋采侯

詩話卷終

第四段食絮絮上取

第八段偶得偶一作收

第二十段手簡手一作簡

第二十四段論說諸一作說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老氏說

前後之相隨長短之相形推而廣之萬物之理皆然也
不必更言其餘然老子爲書比其餘諸子已爲簡要也
其於覈見人情尤爲精爾非莊周慎到之倫可擬其言
雖若虛無而於治人之術至矣

富貴貧賤說

貧賤常思富貴富貴必履危機此古人之所嘆也惟
不思而得既得而不患失之者其庶幾乎富貴易安
而患於難守貧賤難處而患於易奪居富貴而能守

者周公也在貧賤而能久者顏回也然為顏回者易為周公者難也君子小人之用心常異趣於此見之小人莫不欲富貴而不知所以守是趣禍罪而惟恐不及也君子莫不安於貧賤為此死小人者不閔則笑是閔笑人之不捨其所樂而趨於禍罪也其為大趣相反如此四字一作則其所為不得不事事異也故與小人共事者難於和同凡事不和同則不濟古之君子有用權以合正者為至難也若其一作事君之忠主於誠信有欲濟其事顧不害其正亦有用權之助者此可以理得難以言傳孔子所以置而不論

也推誠以接物有害其身者仁人不悔也所謂殺身成仁然其所濟者遠矣非常情之可企至也

鐘筵說

甲問於乙曰鑄銅為鐘削木為筵以筵叩鐘則鏗然而鳴然則聲在木乎在銅乎乙曰以筵叩垣牆則不鳴叩鐘則鳴是聲在銅甲曰以筵叩錢積則不鳴聲果在銅乎乙曰錢積實鐘則有虛中是聲在虛器之中甲曰以木若泥為鐘則無聲聲果在虛器之中乎

駟不及舌說

俗云一言出口駟馬難追論語所謂駟不及舌也若

較其理即俗諺為是然則泥古之士學者患之也

學書靜中至樂說

有暇即學書非以求藝之精直勝勞心於他事爾以此知不寓心於物者真所謂至人也寓於有益者君手也寓於伐性泊情而為害者愚惑之人也學書不能不勞獨不害情性耳要得靜中之樂者惟此耳

夏日學書說

夏日之長飽食難過不自知愧但思所以寓心而銷書暑者惟據按作字殊不為勞當其揮翰若飛手不

信有之矣字未至於工尚已知此使其樂之不厭未有不至於工者使其遂至於工可以樂而不厭不取悅當時之人垂名於後世要於自適而已嘉祐七年正月九日補空

學書自成家說

學書當自成一家之體六字一體自其模倣他人謂之奴書安昌侯張禹曰書必博見然後識其真偽余實見書之未博者廬陵歐陽脩嘉祐二年十一月冬至日

李白杜甫詩優劣說

落日欲沒峴山西倒着接籬花下迷襄陽小兒齊拍手大家爭唱白銅鞮此常言也至於清風明月不用一錢買玉山自倒非人推然後見其橫放其所以警動千古者固不在此也杜甫於白得其一節而精強過之至於天才自放非甫可到也

薛道衡下維詩說

空梁落鸞沉未爲絕警而楊廣不與薛道衡解沈於泉下豈荒場所趣止於此耶大風飛雲信是英雄之語也若漠漠水田飛白鷺陰陰夏木轉黃鸝終非已南又何必區區於竊攘哉

岐州詩說

春風疑不到天涯二月山城未見花若無下句則上句何堪既見下句則上句頗工文意難評蓋如此也

辨甘菊說

本草所載菊花者世所謂甘菊俗又謂之家菊其苗澤美味甘香可食今市人所賣菊苗其味苦烈迺是野菊其實蒿艾之類強名爲菊爾家菊性涼野菊性熱食者宜辨之余近來求得家菊植於西齋之前遂作詩云明年食菊知誰在自向欄邊種數叢余有思去之心久矣不覺發於斯

博物說

聽姑是何棄物草木蟲魚詩家自為一學博物尤難
然非學者本務以其多不專意所通者少苟有一焉
遂以名世當漢晉武帝有東方朔張華皆博物

道無常名說

道無常名所以尊於萬物君有常道所以尊於四海
然則無常以應物為功有常以執道為本達有無之
至理適用捨之深機詰之難以言窮推之不以迹見
物有常理者

凡物有常理而推之不可知者聖人之所不言也

石引針蛆蛆甘帶松化虎魄

世人作肥字說

世之人有喜作肥字者正如厚皮饅頭食之未必不
佳而視其為狀已可知其俗物字法中絕將五十年
近日稍稍知以字書為貴而追跡前賢未有三數人
古之人皆能書獨其人之賢者傳遂遠然後世不推
此但務於書不知前日工書隨與紙墨泯棄者不可
勝數也使顏公書雖不佳後世見者必寶也揚疑或
以直言諫其父其節見於艱危李建中清慎溫雅愛
其書者兼取其為人也豈有其實然後存之久耶非

自古賢哲必能書也惟賢者能存爾其餘泯泯不復見爾

轉筆在熟說

昨日王靖言轉筆誠是難事其如對以熟豈不爲名理之言哉往時陳堯咨以射藝自高嘗射於家圃有一賣油里翁釋擔而看射多中陳問爾知射乎吾射精乎翁對曰無他能但手熟耳陳忿然曰汝何敢輕吾射翁曰不然以吾酌油可知也乃取一胡盧設於地上置一錢以杓酌油瀝錢眼中入胡盧錢不濕曰此無他亦熟耳陳笑而釋之

李晟筆說

余嘗惟用李晟筆雖諸葛高許頌皆不如意豈非金名安知其不先朝露以填溝壑然則遂當絕筆此理之不然也夫人性易習當使無所偏係乃爲通理適得聖俞所和試筆詩尤爲精當余嘗爲原甫說聖俞聲韻不似和詩原甫大以爲知言然此無它惟熟而已蔡君謨性喜書多學是以難精古人各自爲書用法同而爲字異然後能名於後世若夫求悅俗以取媚茲豈復有天真耶唐所謂歐虞褚陸至於顏柳皆自名家蓋各因其性則爲之亦不爲難矣嘉祐四

年夏納涼於庭中學書盈紙以付發

峽州河中紙說

夷陵紙不甚精然最奈久余為縣令時有孫文德者本三司人吏也嘗勸余多藏峽紙云其在省中見天下帳籍惟峽州不朽損信為然也今河中府紙惟供公家及館閣寫官書爾

誨學說

玉不琢不成器人不學不知道然玉之為物有不變之常德雖不琢以為器而猶不害為玉也人之性因物遷不學則捨君子而為小人可不念哉付焚

筆說卷終

李晟筆說引歐虞褚陸參考周越古今法書元及諸人所論知陸名東之虞世南甥亦學其書品在中上別有薛純學歐書又有薛稷皆非其比世或稱歐虞褚薛故為之辨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歐陽文忠公集卷一百三十

南唐硯

其此一硯用之二十年矣當南唐有國時於歙州置硯務選工之善者命以九品之服月有俸廩之給號硯務官歲為官造硯有數其硯四方而平淺者南唐官硯也其石尤精製作亦不類今工之侈窳此硯得自今王舍人原叔原叔家不識為佳硯也兒子輩棄置之予始得之亦不知為南唐物也有江南人年老者見之悽一作然曰此故國之物也因具道其所以然遂始寶惜之其疑夷陵也折其一角

宣筆

宣筆初不可用往時聖俞屢以爲惠尋復爲人乞去
今得此甚可用遂深藏之

琴枕說

介甫嘗言夏月晝睡方枕爲佳問其何理云睡久氣
蒸枕熱則轉一方冷處然則真知睡者耶余謂夜彈
琴唯石暉爲佳蓋金蚌瑟瑟之類皆有光色燈燭照
之則炫耀非老翁夜視所宜白石照之無光唯目昏
者爲便介甫知睡真嬾者余知琴暉直以老而目暗
耳矣皆可笑余家石暉琴得之二十年昨因患兩手

中指拘攣醫者言唯數運動以導其氣之滯者謂唯
彈琴爲可亦尋理得十餘年已忘諸曲物理損益相
因固不能窮至於如此老莊之徒多寓物以盡人情
信有以也哉

鑒畫

蕭條淡泊此難畫之意畫者得之覽者未必識也故
飛走遲速意淺之物易見而閑和嚴靜趣遠之心難
形若乃高下嚮背遠近重複此畫工之藝爾非精鑒
者之事也不知此論爲是否余非知畫者強爲之說
但恐未必然也然世謂好畫者亦未必能知此也此

字不乃傷俗耶一十字一作然自謂好畫者未必能知此也

學書為樂

蘇子美嘗言明窓淨几筆硯紙墨皆極精良亦自是人生一樂然能得此樂者甚稀其不為外物移其好者又特稀也余晚知此趣恨字體不工不能到古人佳處若以為樂則自足有餘

學書消日

自少所喜事多矣中年已來漸以廢去或厭而不為或好之未厭力有不能而止者其愈久益深而尤不厭者書也至於學字為於不倦時往往可以消日乃

知者賢留意乎此不為無意也

學書作故事

學書勿浪書事有可記者它時便為故事

學真草書

自此已後隻日學草書雙日學真書真書兼行草書兼楷十年不勸當得書名然虛名已得而真氣耗矣萬事物一作莫不皆然有以寓其意不知身之為勞也有以樂其心不知物之為累也然則自古無不累心之物而有為物所樂之心

學書費紙

學書費紙猶勝飲酒費錢曩時嘗見王文康公戒其子弟云吾平生不以全幅紙作封皮文康太原人其以晉人喜嗇資談笑信有是哉吾年向老亦不欲多耗用物誠未足以有益於人然衰年志思不壯於事少能快然亦其理耳

學書工拙

每書字嘗自嫌其不佳而見者或稱其可取嘗有初不自喜隔數日視之頗若稍可愛者然此初欲寓其心以銷日何用較其工拙而區區於此遂成一役之勞豈非人心蔽於好勝耶

作字要熟

作字要熟熟則神氣完實而有餘於靜坐中自是一樂事然患少暇豈其於樂處常不足耶

用筆之法

蘇子美嘗言用筆之法此乃柳公權之法也亦嘗較之斜正之間便分工拙能知此及虛腕則羲獻之書可以意得也因知萬事皆有法楊子云斷木爲棋剋革爲鞠亦皆有法豈正得此也

蘇子美論書

蘇子美喜論用筆而書字不迨其所論豈其力不副

其心邪然萬事以心為本未有心至而力不能者余獨以為不然此所謂非知之難而行之難者也古之人不虛勞其心力故其學精而無不至蓋方其幼也未有所為時專其力於學書及其漸長則其所學漸近於用今人不然多學書於晚年所以與古不同也

秋霖不止文書頗稀叢竹蕭蕭似聽愁滴顧見案上故紙數幅信筆學書樞密院東廳

蘇子美祭君謨書

自蘇子美死後遂覺筆法中絕近年君謨獨步書世

然謙謙不肯主盟往年予嘗戲謂君謨學書如浙流用盡氣力不離故處君謨頗笑以為能取譬今思此語已二此字無十餘年竟如何哉

李邕書

余始得李邕書不甚好之然疑邕以書自名必有深趣及看之久遂謂他書少及者得之最晚好之尤篤譬猶結交其難也難則其合也必久余雖因邕書得筆法然為字絕不相類豈得其意而忘其形者邪因見邕書追求鍾王以來字法皆可以通然邕書未必獨然凡學書者得其一可以通其餘余偶從邕書而

得之耳嘉祐五年春分日雪中西窓一作信筆

風法華

往時有風法華者偶然至人家見筆便書初無倫理
久而禍福或應豈非好怪之士為之遷就其事耶余
每見筆輒書故江鄰幾比余為風法華

九僧詩

近世一作時有九僧詩極有好句然今人家多不傳如
馬放降來地鷗盤戰後雲春生桂嶺外人在海門西
今之文士未能有此句也詳載詩話

吊僧詩

謝希深嘗誦哭僧詩云燒瘰詩一作入集海角寺留
真謂此人作詩不求好句只求好意余以謂意好句
亦好矣賈島有哭僧詩云寫留行道影焚却坐禪身
唐人謂燒却活和尚此句之大病也與詩話所載略同

郊島詩窮

唐之詩人類多窮士孟郊賈島之徒尤能刻篆一作琢
窮苦之言以自喜或問二子其窮孰甚曰閬仙甚也
何以知之曰以其詩見之郊曰種稻耕白水負薪斫
青山島云市中有樵山我舍朝無煙井底有甘泉金
中乃空然蓋孟氏新米自足而島家柴水俱無此誠

作詩須多誦古今詩

作詩須多誦古今人詩不獨詩爾其他一作文字皆

一作然

漢人善以文言道時事

漢之文士善以文言道時事質而不俚茲所以為難

蘇氏四六

在時作四六者多用古人語及廣引故事以銜二字

以博學而不思述事不暢近時文章變體如蘇氏

以四六述叙委曲精盡不減古人一作自學者

為文造一作今三十年始得斯人不惟遲久而

後實恐此後未有能繼者爾自古異人間此言

參差不相待余老矣乃及見之豈不為幸哉

王濟譏張齊賢

張齊賢形体魁肥飲食兼數人然其為相嘗有邊功

國朝宰相惟宋琪與齊賢知邊事然其常與王濟不

相能濟剛峭之士也其後齊賢罷相歸洛陽買得午

橋裴晉公綠野堂營為別墅一日濟自洛至京師公

問有問及齊賢午橋別墅者濟忿然曰昔為綠野

堂今作屠兒墓園矣聞者皆笑

晦明說

藏精於晦則明養神以一作於靜則安晦所以高用靜所以應動善畜者不竭善應者無窮此君子修身治人之術然性近者得之易也付業

廉耻說

廉耻士君子之大節罕能自守者利欲勝一作牽之耳物有爲其所勝雖善守者或牽而去故孟子謂勇過賁育者誠一作信有旨哉君子之道闇然而日彰而今人求速譽遂得速毀以自損者理之當然也一作有字

繫辭說

書不盡意然自古聖賢之意萬古得以

而求之者豈非言之傳歟聖人之意所以存者得非書乎然則此一字無書不盡言之煩而盡其要言不盡意之變曲而盡其理謂書不盡言言不盡意者非深明之論也予謂繫辭非聖人之作初若可駭余爲此論迨今二十五年矣稍稍以余言爲然也六經之傳天地之文其爲二十五年者將無窮而不可以數計也予之言又當見信於人矣何必汲汲較是非於一世哉

論樂說

清濁二聲一作音爲樂之本而今自以爲知樂者猶未

能達此安得言其細微之旨

六經簡要說

妙論精言不以多爲貴而人非聰明不能達其義余嘗聽人讀佛書其數十萬言謂可數談言一作而盡而溺其說者以謂欲曉愚下人故如此爾然則六經簡要愚下人亦獨不得曉耶

余家多文忠公書然比其沒余於篋中得十數帖耳今劉君乃能致此非篤好之不能也元豐二年正月初吉蘇轍子由題

此數十紙皆文忠公衝口而得信手而成初不加意者也其文采字畫皆有自然絕人之姿信天下之奇蹟也元祐四年九月十九日蘇軾書

試筆卷終

通體樂府卷第一

歐陽文忠公集一百三十一

樂語 長短句

聖節五方老人祝壽文

東方老人

但某太山老叟東海真仙一有溜穿石而曾究初終

一有松避雨而備知歲月羲氏定三百六日嘗守寅

賓之官夷吾紀七十二君盡觀登封之事遇安期而

遺棗笑方朔之偷桃風入律而來自巖前斗指春而

光臨洞口昔漢武帝嘗懷三島之勝遊有羨門生欲

謁巨公於昭代今判紫庭降聖華渚開祥遠離朝日

之方東展望雲之懸千八百國咸歸至治之風億萬
斯年共禱無疆之壽遙望天庭敢進祝聖之頌
東海蓬萊第一仙遙瞻西北祝堯天願皇長似東君
壽與物為春億萬年

西方老人

但某秦川故老華岳幽人詢仙掌之遺蹤咸知始末
戀蓮峰之絕頂不記歲時漱流玉乳之泉枕石雲陽
之洞逍遙物外笑傲林間奉王母之蟠桃嘗延漢帝
指老聃之仙李永佑唐基掌中五色之丸世上千年
之壽欣逢聖代來至塵寰富洪河澄九曲之時走甲

觀誕一人之日祥麟遊於泰時天馬來於大宛景異
見而朱草生瑞露降而赤鳥集既遇無爲之化宜
有道之君是以駕青牛而度函關指丹鳳而趨魏闕
唯願慶源流遠齊河海以無窮睿筭繇長等乾坤而
不老遙望天庭敢進祝聖之頌

華岳峯頭萬葉蓮開花今古世相傳願皇長似蓮峯
久結實盤根不記年

中央老人

但某棲心嵩極振迹伊川年高而可等松椿氣粹而
常矜芝朮洞裏之煙霞不老壺中之日月偏長當聖

主之盛時居天心之奧壤但見瓊璣運而寒暑正土
圭測而陰陽和冠帶被於百蠻玉帛來於萬國龍在
沼而麟在藪河出圖而洛出書民躋壽域之中俗樂
春臺之上今則堯眉誕秀舜目開祥遠離王屋之間
來入帝畿之內仰瞻天表莫非嶽降之神上祝皇圖
豈止山呼之歲遥望天庭敢進祝聖之頌

嶽高維嶽鎮中天王氣盤基降壽仙惟願吾皇等嵩
嶽二靈齊祝壽一作萬斯年

南方老人

但集託迹炎洲游神衡嶽非海濱之野叟迺星極之

老人當火德爲治之朝是離明繼照之日里社鳴
聖人出泰階正而王道平石蠻向風重譯來貢屢
豐年之上瑞故知百姓之懽心鼓腹而歌治世之音
安以樂曲肱而枕化國之日舒以長斯可謂唐虞之
民又豈止成康之俗今則流虹誕聖逸電開祥來趨
北闕之前上祝南山之永雲翔霧集旣羅仙籍之班
地久天長以禱皇家之祚遥望天庭敢進祝聖之頌
南極星中一老人南山為壽祝吾君願君永奏南薰
曲當使淳音萬國聞

北方老人

但某修真北嶽常傾葵藿之心混俗幽都不避草茅
之迹潛神自得味道為娛易水歌風曾識荆軻於往
歲燕山勒石親逢寶憲於當年仙家之景物常春人
世之光陰易老華表之鶴未久還來蓮葉之龜於時
屢見但處積陰之境每輸就日之誠望千呂之青雲
慶流虹於華渚當萬域來王之際是千齡誕聖之初
是以歷沙漠而朝宗叩天闈而祝頌惟願慶基不朽
永齊金石之堅寶祚無疆更等山河之固遙望天庭
敢進祝聖之頌

北嶽神仙九轉丹持來北闕獻君前頭將北極齊君

壽萬國陶陶共戴天

會老堂致語

熙寧壬子歲康靖公自南
訪公於潁時呂正獻公為付

某聞安車以適四方禮典雖存於往制命駕而之千
里交情罕見於今人伏惟致政少師一德元臣三朝
宿望挺立始終之節從容進退之宜謂青衫早並於
後遊白首各諧於歸老已釋軒裳之累却尋鷄黍之
期遠無憚於川塗信不渝於風雨幸會北堂之學士
方為東道之主人遂令潁水之濱復見德星之聚里
闔拭目覺陋巷以生光風義聲聞為一時之盛事敢
陳口號上贊清歡

欲知盛集繼荀陳請看當筵主與賓金馬玉堂三學士
清風明月兩閑人紅芳已盡鶯猶轉青杏初嘗酒
正醇美景難并良會少乘歡舉白莫辭頻

西湖念語

昔者王子猷之愛竹造門不問於主人陶淵明之卧
與遇酒便留於道士况西湖之勝槩擅東顧之佳名
雖美景良辰固多於高會而清風明月幸屬於閑人
並遊或結於良朋乘興有時而獨往鳴蛙暫聽安問
屬官而屬私曲水臨流自可一觴而一詠至歡然而
會意亦傍若於無人乃知偶來常勝於特來前言可
信所有雖非於已有其得已多因翻舊闕之辭寫以
新聲之調敢陳薄伎聊佐清歡

採桑子

輕舟短棹西湖好綠水逶迤芳草長堤隱隱笙歌處
處隨無風水面琉璃滑不覺船移微動漣漪驚起
沙禽掠岸飛

二

春深雨過西湖好百卉爭妍蝶亂蜂喧晴日催花暖
欲然蘭橈盡舫悠悠去疑是神仙返照波間水閣

風高颺管絃

三

畫船載酒西湖好
急管繁絃玉盞催傳穩泛平波任
醉眠 行雲却在行舟下
空水澄鮮俯仰留連疑是
湖中別有天

四

群芳過後西朔好
狼籍殘紅飛絮濛濛垂柳攔干盡
日風 笙歌散盡遊人去
始覺春空垂下簾攏雙燕
歸來細雨中

五

何人解賞西湖好
佳景無時飛蓋相追貪向花間
玉卮 誰知閑凭攔干處
芳草斜暉水遠煙微一點
滄洲白鷺飛

六

清明上巳西湖好
滿目繁華爭道誰家綠柳朱輪走
鈿車 遊人日暮相將去
醒醉諠譁路轉堤斜直到
城頭總是花

七

荷花開後西湖好
載酒來時不用旌旗前後紅幢綠
盞隨 畫船撐入花深處
香泛金卮煙雨微微一

笙歌醉裏歸

八

天容水色西湖好雲物俱鮮鷗鷺閑眠應慣尋常聽
管絃風清月白偏宜夜一片瓊田誰羨驂鸞人在
舟中便是仙

九

殘霞夕照西湖好花塢蘋汀十頃波平野岸無人舟
自橫西南月上浮雲散軒檻涼生蓮葉香清水面
風來酒面醒

十

平生爲愛西湖好來擁朱輪富貴浮雲俯仰年
十春歸來恰似遼東鶴城郭人民觸目皆新誰識
當年舊主人

十一

畫樓鍾動君休唱往事無蹤聚散忽忽今日歡娛幾
客同去年綠鬢今年白不覺衰容明月清風把酒
何人憶謝公

十二

十年一別流光速白首相逢莫話衰翁但闌樽前語
莫同勸君滿酌君須醉盡日從容畫鷁牽風即去

朝天沃舜聰

十三

十年前是樽前客
月白風清憂患凋
零老去光陰逐
可驚鬢華雖改
心無改試把金觥
舊曲重聽猶飲
當年醉裏聲

朝中措

平山欄檻倚晴空
山色有無中
手種堂前垂柳
別來幾度春風
文章太守揮毫萬
字一飲千鍾行樂
直須年少樽前看
取衰翁

歸自譙

何處笛深夜夢回
情脉脉竹風簷雨
寒牕隔離人幾
歲無消息今頭白
不眠特地重相憶

二

春艷艷江上晚山
三四點柳絲如剪
花如染香閣寂
寂門半掩愁眉
斂泪珠滴破烟
脂臉

三

寒水碧水上何人
吹玉笛扁舟遠送
瀟湘客蘆花千里
霜月白傷行色
來朝便是關山
隔

長相思

蘋滿溪柳遶堤相送行人溪水西回時隴月低 煙
霏霏風淒淒重倚朱門聽馬嘶寒鷗相對飛

二

深畫眉淺畫眉蟬鬢鬢雲滿衣陽臺行雨回 巫
山高巫山低暮雨蕭蕭郎不歸空房獨守時

三

花似伊柳似伊花柳青春人別離低頭雙泪垂 長
江東長江西兩岸鴛鴦兩處飛相逢知幾時

四

深花枝淺花枝深淺花枝相並時花枝難似伊 玉
如肌柳如眉愛著鵝黃金縷衣啼粧更爲誰

訴衷情 眉意

清晨簾幕卷輕霜呵手試梅粧都緣自有離恨故畫
作遠山長 思往事惜流芳易成傷擬歌先歛欲笑
還顰最斷人腸

踏莎行

候館梅殘溪橋柳細草薰一作芳風暖搖征轡離愁漸
遠漸無窮迢迢不斷如春水 寸寸柔腸盈盈粉泪

樓高莫近危欄倚平蕪盡處是春山行人更在春
山外

二

雨霽風光春分天氣千花百卉爭明媚畫梁新燕一
雙雙玉籠鸚鵡愁孤睡 薛荔依牆莓苔滿地青樓
幾處歌聲麗 蕭然舊事上心來無言斂皺眉山翠

望江南

江南蝶斜日一雙雙身似何郎全傅粉心如韓壽愛
偷香天賦與輕狂 微雨後薄翅膩煙光纔伴遊蜂
來小院又隨飛絮過東牆長是爲花忙

減字木蘭花

留春不住燕老鶯慵無覓處說似殘春一老應無却
少人 風和月好辦得黃金須買笑愛惜芳時莫待
無花空折枝

二

傷懷離抱天若有情天亦老此意如何細似輕絲渺
似波 扁舟岸側楓葉荻花秋索索細想前歡須著
人間比夢間

三

樓臺向曉淡月低雲天氣好翠幕風微宛轉梁州入
破時香生舞袂楚女腰肢天與細汗粉重勻酒後
輕寒不著人

四

畫堂雅宴一抹朱絃初入遍慢撚輕籠玉指纖纖嫩
剥葱撥頭惚利怨月愁花無限意紅粉輕盈倚暖
香檀曲未成

五

歌檀歛袂繚繞雕梁塵暗起柔潤清圓百琲明珠一
穿櫻唇玉齒天上仙音心下事留住住行雲滿坐

迷魂酒半醺

生查子

一

去年元夜時花市燈如晝月到柳梢頭人約黃昏後
今年元夜時月與燈依舊不見去年人泪滿春衫

袖

二

含羞整翠鬢得意頻相顧鴈柱十三絃一一春鶯語
嬌雲容易飛夢斷知何處深院鎖黃昏陣陣芭蕉雨

瑞鷓鴣

楚王臺上一神仙眼色相看意已傳見了又休還似
夢坐來雖近遠如天隴禽有恨猶能說江月無情
也解圓更被春風送惆悵落花飛絮兩翩翩

清商怨

關河愁思望處滿漸素秋向晚鴈過南雲行人回淚
眼雙鸞衾裯悔展夜又來枕孤人遠夢未成歸梅
花聞塞管

阮郎歸

東風臨水日銜山春來長是閑落花狼籍酒闌珊

歌醉夢闌春睡覺晚粧殘無人整翠鬟留連光景
惜朱顏黃昏獨倚欄

南園春早踏青時風和聞馬嘶青梅如豆柳如眉日
長蝴蝶飛花露重草煙低人家簾幕垂
解羅衣畫梁雙燕掠

角聲吹斷隴梅枝孤窻月影低塞鴻無限欲驚飛
烏休夜啼尋斷夢掩深閨行人去路迷門前楊柳
綠陰齊何時聞馬嘶

劉郎何日是來時無心雲勝伊行雲猶解倚山扉
行去不歸強句盡又芳菲春深輕薄衣桃花無語
伴相思陰陰月上時

五

落花浮水樹臨池年前心眼期見來無事去還思而
今花又飛淺蝶黛淡顰脂閑粧取次宜隔簾風雨
閉門時此情風月知

近體樂府卷第一

朝中措垂柳

楊柳作

歸自謠三篇

並載馬廷

第三篇夢回

來朝

長相思第三篇

無名氏詞

生查子第一篇

月到月

瑞鷓鴣相見

相句

阮郎歸三篇

並載陽春錄

第一篇臨水

吹水

第二篇春早

春一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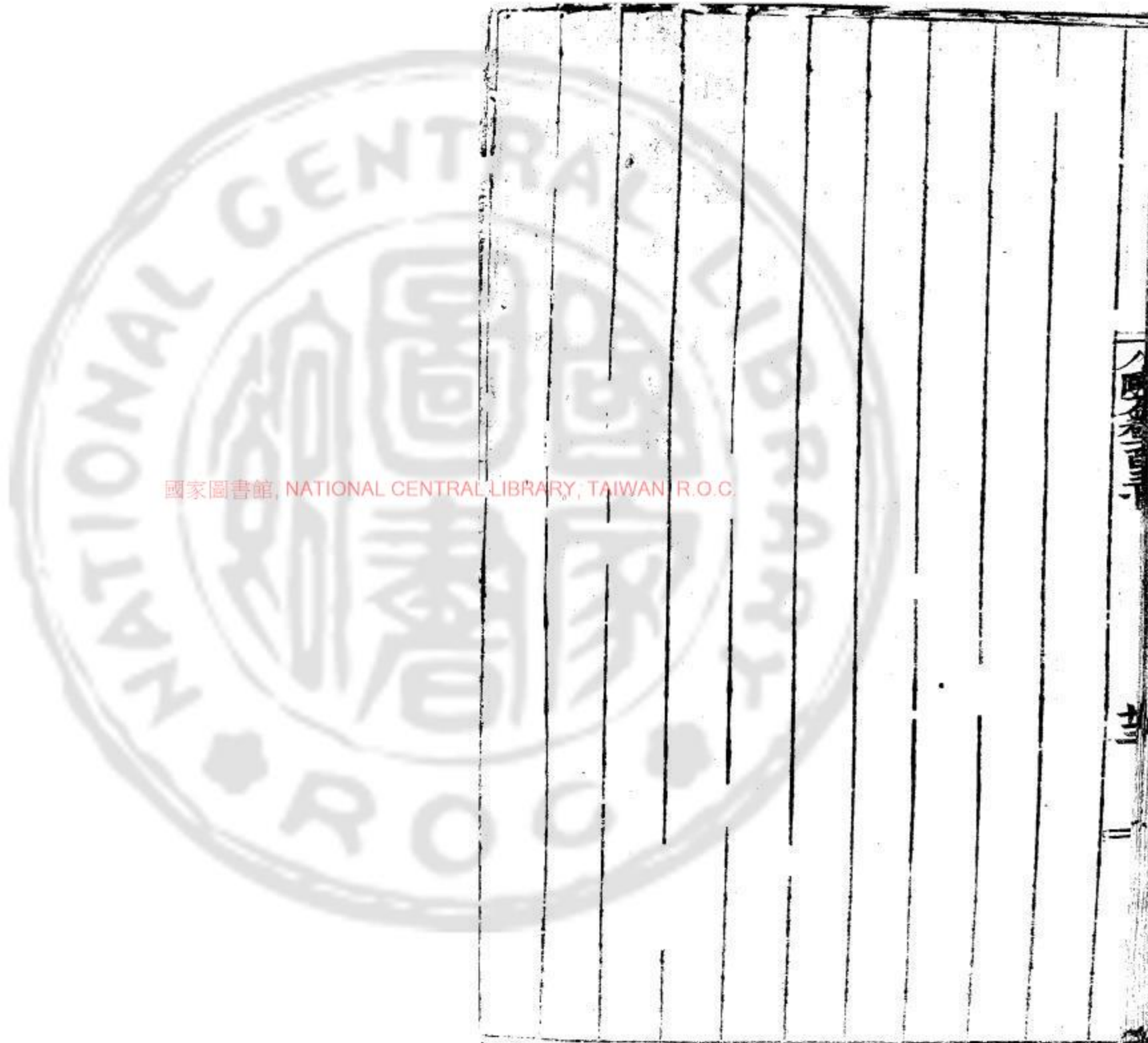
第一篇臨水

吹水

第二篇春早

春一半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國家圖書館
刊

體樂府卷第二

歐陽文忠公集一百三十二

長短句

蝶戀花 一名鳳樓梧
又名鵲踏枝

一

薰幕東風寒料峭雪裏香梅先報春來早紅蠟枝頭
雙燕小金刀剪綵呈纖巧旋暖金爐薰蕙藻酒入
橫波困不禁煩惱繡被五更春睡好羅幃不覺紗窓
曉

二

南鴈依稀回側陣雪霽牆陰迹覺蘭芽嫩中夜夢餘

銷酒困鑪香卷穗燈生暈 急景流年都一瞬往事
前懽未免縈方寸臘後花期知漸近東風已作寒梅
信

三

鴈雪初銷梅蘂綻梅雪相和喜鶻穿花轉
暝起夕陽
還醉眼新愁長向東風亂 瘦覺玉肌羅帶緩紅杏
雨頭二月春猶淺望極不來芳信斷音書縱有爭如
九

四

雙來歸盡棟簾影無風花影頻移動半醉騰騰

春鬢重綠髮堆枕香雲擁 翠被雙盤金縷鳳梳
甫春有箇人久共花裏黃鸝時一弄日斜驚起相思
夢

五

面旋落花風蕩漾柳重煙深雪絮飛來往雨後輕寒
猶未放春愁酒病成惆悵 枕畔屏山圍碧浪翠被
華燈夜夜空相向寂寞起來寒繡幌月明正在梨花
上

六

六曲欄干偎碧樹楊柳風輕展盡黃金縷誰抱鈿箏

移玉柱穿簾海燕雙飛去。滿眼遊絲燕落絮紅杏
開時一處清明雨。濃醉覺來鶯亂語。驚殘好夢無尋
處。

七

遙夜亭臯閑信步。乍過清明。漸覺傷春暮。數點雨聲
風約住。朦朧淡月雲來去。桃杏一作李依倚香暗度。
誰上一作在鞦韆笑裏輕輕語。一寸相思千萬緒。人間
沒箇安排處。

八

簾幕風輕雙語鶯。午後醒來柳絮飛。撩亂心事一春

猶未見紅英落盡青苔院。百尺朱樓閑倚遍。薄雨
濃雲抵死遮人面。羌管不須吹別怨。無腸更爲新聲
斷。

九

庭院深深深深幾許。楊柳堆煙簾幕無重數。玉勒雕鞍
遊冶處。樓高不見章臺路。雨橫風狂三月暮。門掩
黃昏無計留春住。泪眼問花花不語。亂紅飛過鞦韆
去。

十

春日環隄乘綵舫。煙草蕭疎恰似晴江上。水浸碧天

風皺浪菱花荇蔓隨雙槳
紅粉佳人翻麗唱驚起
鴛鴦兩兩飛相向且把金樽傾
羨釀休思往事成惆
悵

十一

越女採蓮秋水畔窄袖輕羅
暗露雙金釧照影摘花
花似面芳心只共絲爭亂
鷓鴣灘頭風浪晚霧重
煙輕不見來時伴隱隱
歌聲歸棹遠離愁引着江南
岸

十二

水浸秋天風皺浪縹緲
仙舟只似秋天上和露採蓮

愁一餉看花却是啼粧樣
折得蓮莖絲未放蓮漸
綠牽特地成惆悵歸棹
莫隨花蕩漾江頭有箇人相
望

十三

桑葉初紅蟬韻歇銀漢風高
玉管聲淒切枕簟乍涼
銅漏徹誰教社燕輕離別
草際蟲吟秋露結宿酒
醒來不記歸時節多少
衷腸猶未說珠簾夜夜
朦朧月

十四

獨倚危樓風細細望極離愁
黯黯生天際草色山光

殘照裏無人會得凭欄意也擬踈狂圖一醉對酒
當歌強飲還無味衣帶漸寬都不悔況伊銷得人憔悴

十五

簾下清歌簾外宴雖愛新聲不見如花面牙板數敲
珠一串梁塵暗落琉璃盞桐樹花深孤鳳怨漸過
遙天不放行雲散坐上少年聽未慣玉山將倒腸先
斷

十六

離道關情拋棄久每到春來惆悵還依舊日日花前

常病酒不辭鏡裏朱顏瘦河畔青蕪堤上柳
何事年年有獨立小橋風滿袖平林新月人歸後

十七

翠苑紅芳晴滿目綺席流鶯上下長相逐紫陌閑隨
金鞭轆馬蹄踏遍春郊綠一覺年華春夢促往事
悠悠百種尋思足煙雨滿樓山斷續人閑倚遍攔干
曲

十八

小院深深門掩亞寂寞珠簾盡閣重重下欲近禁煙

微雨罷綠楊深處鞦韆掛 傳粉狂遊猶未捨不念
芳時眉黛無人畫薄倖未歸春去也杏花零落香紅
謝

十九

幾日行雲何處去忘了歸來不道春將暮百草千花
寒食路香車繫在誰家樹 淚眼倚樓頻獨語雙燕
來時陌上相逢否撩亂春愁如柳絮依依夢裏無尋
處

二十

秋過清明煙雨細小檻臨窗點點殘花墜梁燕語多

鴛鴦曉睡銀屏一半堆香被 新歲風光如舊歲所
征輪漸漸程迢遞縱有遠情難寫寄何妨解有相思
泪

二十一

畫閣歸來春又晚燕子雙飛柳軟桃花淺細雨滿天
風滿院愁眉斂盡無人見 獨倚欄干心緒亂芳草
芊綿尚憶江南岸風月無情人暗換舊遊如夢空腸
斷

二十二

嘗愛西湖春色早鴈雪方銷已見桃開小頃刻光陰

都過了如今綠暗紅英少且趁餘花謀一笑
打笙歌艷態相縈繞老去風情應不到憑君剩把芳樽
倒

漁家傲

一派潺湲流碧漲新亭四面山相向翠竹鎖頭明月
上迷俯仰月輪正在象中漾更待高秋天氣爽菊
花香裏開新釀酒美賓嘉真勝賞紅粉唱山深分外
歌聲響

二

十月小春梅蕊綻紅爐盡問新裝遍錦帳美人貪睡
夢羞起晚玉壺一夜冰淋滿樓上四垂簾不卷天
寒山色偏宜遠風急鴈行吹字斷紅日短江天雪意
雲撩亂

三 與趙康靖公

四紀才名天下重三朝構厦為梁棟定冊功成身退
勇辭榮寵歸來白首笙歌擁頭我薄才無可用君
恩近許歸田壠今日一觴難得共聊對捧官奴為我
高歌送

四

暖日遲遲花裊裊人將紅粉爭花好花不能言惟解
笑金壺倒花開未老人年少 車馬九門來擾擾行
人莫羨長安道丹禁漏聲衙鼓報催曉長安城裏
人先老

五

紅粉牆頭花幾樹落花片片和驚絮牆外有樓花有
主尋花去隔牆遙見秋千侶 綠索紅旗雙絲柱行
人只得偷回顧腸斷樓南金鎖戶天欲暮沉鷓飛到
秋千處

六

女本錢塘蘇小妹芙蓉花共門相對昨日為逢青
蓋慵不採今朝斗覺凋零嫩 愁倚畫樓無計柰亂
紅飄過秋塘外料得明年秋色在香可愛其如鏡裏
花顏改

七

花底忽聞敲雨漿逡巡女伴來尋一作相訪酒盞旋將
荷葉當蓮舟蕩時時盞裏生紅浪 花氣酒香清斷
釀花腮酒面紅相向醉倚綠陰眠一餉驚起望船頭
圍在沙灘上

八

葉有清風花有露葉籠花罩鴛鴦侶白錦頂絲紅錦
羽蓮女妬驚飛不許長相聚日脚沉紅天色暮青
涼傘上微微雨早是水寒無宿處須回步枉教雨裏
分飛去

九

荷葉田田青照水孤舟挽在花陰底昨夜蕭蕭疎雨
鬢愁不寐朝來又覺西風起雨擺風搖金葉碎合
歡枝上香房翠蓮子與人長厮類無好意年年苦在
中心裏

十

葉重如將青玉面花輕疑是紅綃掛顏色清新香
酒堪長價牡丹怎得稱王者兩筆露牋勻彩畫日
爐風炭薰蘭麝天與多情絲一把誰厮惹千條萬縷
紫心下

十一

粉葉丹青描不得金針線線功難敵誰傍暗香輕採
摘風淅淅船頭觸散雙鷓鴣夜雨染成天水碧朝
陽借出胭脂色欲落又開人共惜秋氣逼盤中已見
新荷的

十二

幽鷺謾來窺品格雙魚豈解傳消息綠柄嫩香頻採
摘心似織條條不斷誰牽役珠泪暗和清露滴羅
衣染盡秋江色對面不言情脉脉煙水隔無人說似
長相憶

十三

楚國細腰元自瘦文君膩臉誰描就日夜鼓聲催箭
漏昏復晝紅顏豈得長如舊醉拆嫩房紅藥嗅天
華不斷清香透却傍小欄凝望久風蒲袖西池月上
人歸後

十四

白鷓鴣填河仙浪淺雲軒早在星橋畔街鼓黃昏
暗炎光歛金鉤側倒天西面一別經年今始見新
歡往恨知何限天上佳期貪眷戀良宵短人問不合
催銀箭

十五

乞巧樓頭雲幔卷浮花催洗嚴粧面花上蛛絲尋得
遍顰笑淺雙眸望月牽紅線奕奕天河光不斷有
人正在長生殿暗付金釵清夜半千秋願年年此會
長相見

十六

別恨長長歡計短踈鍾促漏真堪怨此會此情都未
半星初轉鸞琴鳳樂忽忽春 河鼓無言西北曙香
蛾有恨東南遠脉脉橫波珠泪滿歸心亂離腸便逐
星橋斷

十七

九日歡遊何處好黃花萬藥雕欄遶通體清香無俗
調天氣好煙滋露結功多少 日脚清寒高下照寶
釘密綴圓斜小落葉西園風嫋嫋催秋老叢邊莫厭
金樽倒

十八

青女霜前催得綻金鈿亂散枝頭偏落帽臺高閣
宴芳樽滿授花吹在流霞面 桃李三春雖可羨
來蝶去芳心亂爭似仙潭秋水岸香不斷年年自作
茱萸伴

十九

露裊嬌黃風擺翠人間晚秀非無意仙格淡粧天與
麗誰可比女真裝束真相似 筵上佳人牽翠袂纖
纖玉手接新藥美酒一杯花影膩邀客醉紅瓊共作
熏熏媚

二十

對酒當歌勞客勸惜花只惜年華晚寒艷冷香秋不
管情眷眷凭欄盡日愁無限思抱芳期隨塞馬悔
無深意傳雙燕悵望一枝難寄遠人不見樓頭望斷
相思眼

玉樓春

題上林後亭
名木蘭花令

風遲日媚煙光好綠樹依依芳意早年華容易即凋
零春色只宜長恨少池塘隱隱驚雷曉柳眼未開
梅夢小樽前貪愛物華新不道物新人漸老

二

西亭飲散清歌闋花外遲遲宮漏發塗金燭引紫
嘶柳曲西頭歸路別佳辰只恐幽期闊密贈殷勤
水上結翠屏魂夢莫相尋禁斷六街清夜月

三

春山黛黛低歌扇暫解吳鉤登祖宴畫樓鍾動已魂
銷何況馬嘶芳草岸青門柳色隨人遠望欲斷時
腸已斷洛城春色待君來莫到落花飛似霰

四

樽前擬把歸期說未語春容先慘咽人生自是有情
癡此恨不關風與月離歌且莫翻新闕一曲能教

腸寸結直須看盡洛城花始共春風容易別

五

洛陽正值芳菲節穠艷清香相間發游絲有意苦相
縈垂柳無端爭贈別 杏花紅處青山缺山畔行人
山下歇今宵誰肯遠相隨惟有寂寥孤館月

六

殘春一夜狂風雨斷送紅飛花落樹人心花意待留
春春色無情容易去 高樓把酒愁獨語借問春歸
何處所暮雲空闊不知音惟有綠楊芳草路

七

常憶洛陽風景媚煙暖風和添酒味鶯啼宴席似留
人花出牆頭如有意 別來已隔千山翠望斷危樓
斜日墜關心只為牡丹紅一片春愁來夢裏

八

池塘水綠春微暖記得玉真初見面從頭歌韻迴
鏗入破舞腰紅亂旋 玉鈎簾下香塔畔醉後不知
紅日晚當時共我賞花人點檢如今無一半

九

兩翁相遇逢佳節正值柳綿飛似雪便須豪飲敲
春草對新花羞白髮 人生聚散如弦筈老去風情

尤惜別大家金盞倒垂蓮一任西樓低曉月

十

西湖南北煙波闊風裏絲簧聲韻咽舞餘裙帶綠雙
垂酒入香腮紅一抹杯深不覺琉璃滑貪看六么
花七八明朝車馬各西東惆悵畫橋風與月

十一

燕鴻過後春歸去細算浮生千萬緒來如春夢幾多
時去似朝雲無覓處聞琴解珮神仙侶挽斷羅衣
留不住勸君莫作獨醒人爛醉花間應有數

十二

飛芳草花飛路把酒已嗟春色暮當時枝上落殘
花今日水流何處去樓前獨遠鳴蟬樹憶把芳條
吹暖紫紅蓮綠萼亦芳菲不柰金風兼玉露

十三

別後不知君遠近觸目淒涼多少悶漸行漸遠漸無
言水闊魚沉何處問夜深風竹敲秋韻萬葉千聲
皆是恨故歌單枕夢中尋夢又不成燈又燼

十四

紅條約束瓊肌穩拍碎香檀催急袞隴頭嗚咽水聲
繁葉下間關鶯語近美人才子傳芳信明月清風

傷別恨未知何處有知音常為此情留此恨

十五

檀槽碎響金絲撥露濕潯陽江上月不知商婦為誰
愁一曲行人留夜發 畫堂花月新聲別紅藥調長
彈未徹暗將深意祝膠絃唯願絃絃無斷絕

十六

春葱指甲輕攏撚五彩垂條雙袖卷雪香濃透紫檀
槽胡語急隨紅玉腕 當頭一曲情何限入破鉦鏦
金鳳戰百分芳酒祝長春再拜歎容擡粉面

十七

金花盞面紅煙透舞急香茵隨步皺青春才子有新
詞紅粉佳人重勸酒 也知自為傷春瘦歸騎休交
銀燭候擬將沉醉為清歡無奈醒來還感舊

十八

雪雲乍變春雲簇漸覺年華堪送目北枝梅蘂犯寒
開南浦波紋如酒綠 芳菲次第還相續不柰情多
無處足樽前百計得春歸莫為傷春歌黛蹙

十九柳

黃金弄色輕於粉濯濯春條如水嫩為緣力薄未禁
風不柰多嬌長似困 腰柔乍怯人相近眉小未知

春有恨勸君着意惜芳菲莫待行人攀折盡

二十

珠簾半下香銷印二月東風催柳信琵琶傍畔且尋
思鸚鵡前頭休借問驚鴻過後生離恨紅日長時
添酒困未知心在阿誰邊滿眼泪珠言不盡

二十一

沉沉庭院鶯吟弄日暖煙和春氣重綠楊嬌眼為誰
回芳草深心空自動倚欄無語傷離鳳一片風情
無處用尋思還有舊家心蝴蝶時時來役夢

二十二

去時梅萼初疑粉不覺小桃風力損梨花最晚又飛
零何事歸期無定準攔干倚遍重來凭淚粉偷將
紅袖印蜘蛛喜鵲誤人多似此無憑安足信

二十三

酒美春濃花世界得意人人千萬態莫教辜負艷陽
天過了堆金何處買已去少年無計奈日願芳心
長恁在閑愁一點上心來算得東風吹不解

二十四

湖邊柳外樓高處望斷雲山多少路攔干倚遠使人
愁又是天涯初日暮輕無管繫狂無數水畔花飛

風裏絮筭伊渾似薄情郎去便不來來便去

二十五

南園粉蝶能無數度翠穿紅來復去倡條冶葉恣留
連飄蕩輕於花上絮朱欄夜夜風蕪露宿粉樓香
無定所多情翻却似無情贏得百花無限妬

二十六 子規

江南三月春光老月落禽啼天未曉露和啼血染花
紅恨過千家煙樹杪雲垂玉枕屏山小夢欲成時
驚覺了大心應不似伊心若解思歸歸合早

二十七

東風本是開花信及至花時風更緊吹開吹謝苦
念春意到頭無處問把酒臨風千萬恨欲掃殘紅
猶未忍夜來風雨轉離披滿眼淒涼愁不盡

二十八

陰陰樹色籠晴晝清溪園林春過後杏腮輕粉日催
紅池面綠羅風卷皺佳人向晚新粧就圓賦歌吟
珠欲溜當筵莫放酒杯遲樂事良辰難入手

二十九

芙蓉鬪暈燕支淺留着晚花開小宴畫船紅日晚風
清柳色溪光晴照暖美人爭勸梨花盞舞困玉腰

衰樓慢莫交銀燭促歸期已祝斜陽休更晚

漁家傲

續添

正月斗杓初轉勢金刀剪綵功夫異稱慶高堂歡切
稚看柳意偏從東面春風至十四新蟾圓尚未樓
前乍看紅燈試冰散綠池泉細細魚欲戲園林已是
花天氣

同前

二月春耕昌杏密百花次第爭先出惟有海棠梨第
一深淺拂天生紅粉真無匹畫棟歸來巢未失雙
燕軟語伶飛已留客醉花迎曉日金盞添酒

飄零疾

同前

三月清明天婉婉晴川被楔歸來晚况是踏青來處
遠猶不倦秋千別閉深庭院更值牡丹開欲遍醺
醺壓架清香散誰解勸增春戀東風回晚
無情絆

同前

四月園林春去後深深密幄陰初茂折得花枝猶在
香滿袖葉間梅子青如豆風雨時時添氣候成
行新筍霜筠厚題就送春詩幾首聊對酒櫻桃色照

銀盤溜

同前

五月榴花妖艷烘綠楊帶雨垂垂重五色新絲纏角
粽金盤送生綃畫扇盤雙鳳正是浴蘭時節動昌
蒲酒美清尊共葉裏黃鸝時一弄猶鬢髮等閑驚破
紗窻夢

同前

六月炎天時霎雨行雲涌出竒峯露沼上嫩蓮腰束
素風無露梁王宮闕無煩暑畏日亭亭殘蕙炷傍
簾乳燕雙飛去碧盃敲冰傾玉處朝與暮故人風快

涼輕度

同前

七月新秋風露早渚蓮尚折庭梧老是處瓜華時節
好金樽倒人間綵縷爭祈巧萬葉敲聲涼乍到百
蟲啼晚煙如掃箭漏初長天杳杳人語悄那堪夜雨
催清曉

同前

八月秋高風歷亂衰蘭敗芷紅蓮岸皓月十分光正
滿清光畔年年常願瓊筵看社近愁看歸去燕江
天空闊雲容漫宋玉當時情不淺成幽怨鄉關千里

危腸斷

同前

九月霜秋秋已盡
烘林敗葉紅相映
惟有東籬黃菊
盛遺金粉人家
簾幕重陽近
曉日陰陰晴未定
授衣時節輕寒嫩
新鴈一聲風又勁
雲欲凝鴈來應有
吾鄉信

同前 此篇已載本卷但數字不同

十月小春梅蕊綻
紅爐畫閣新裝遍
鴛帳美人含笑
暖梳洗嬾玉壺
一夜輕寒滿
樓上四垂簾不卷
天寒山色偏宜遠
風急鴈行大字斷
紅日晚江天雪意

雲撩亂

同前

十一月新陽排壽宴
黃鍾應管添宮線
獵獵寒威雲不卷
風頭轉時看雪霰
吹人面
南至迎長知漏箭
書雲紀候冰生研
臆近探春春尚遠
閑庭院梅花落盡
千千片

同前

十二月嚴凝天地閉
莫嫌臺榭無花卉
惟有酒能散
雪意增豪氣直教耳熱笙歌沸
隴上雕鞍催
騎獵圍半合
新霜裏霜重
鼓聲寒不起
千人指馬前

一 鴈寒空陸

荆公嘗對客誦永叔小闕云五絲新絲纏角絲金盤送生綃畫扇盤雙鳳曰三十年前見其全篇今才記三句乃永叔在李太尉端愿席上所作十二月鼓子詞數問人求之不可得嗚呼荆公之沒二紀余自永平幕召還過武陵始得於州將李君誼追恨荆公之不獲見也誼太尉猶子也

年中秋日金陵

關其名

政和丙申冬余還自京師過歙州太守濠梁許君頌之席上見許君舉荆公所記三句且云此詞才

情有餘它人不能道也後十二年建炎戊申偶得

此本於長樂同官方君後四年辛亥紹興二月朔自尤溪避盜宿龍興以待二弟適無事謾錄于此

吏部員外郎
朱松喬年

近體樂府卷第二

蝶戀花第六篇

蘇軾

誰抱

一作雙飛

濃醉

一作濃睡

鶯亂語

一作鶯不語

第七篇

李煜詞

作

乍過

一作了

傷春暮

一作暮

依稀

一作

無誰一作人輕輕一作低相思一作芳心

第九篇亦載陽春錄易安詞第十四十五篇並載柳三變深章集

第十六篇亦載陽春錄拋棄一作拋擲小橋一作小樓

第十九篇亦載陽春錄

漁家傲第二篇羞起晚一作晚懶紅日短一作短

第十四篇霞尾暗一作亂

玉樓春第十篇舞餘一作徐海作

第十一篇幾多一作多

第十八篇此篇傳前集不載送目一作還相長一作相

不奈一作自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近體樂府卷第三

歐陽文忠公集一百三十三

長短句

南歌子

鳳髻金泥帶，龍紋玉掌流。走來窻下笑相扶，愛道畫眉深淺入時無。弄筆偎人久，描花試手初。等閒妨了繡功夫，笑問雙鴛鴦字怎生書。

御街行

天非華艷輕非霧，來夜半天明去。來如春夢不多時，去似朝雲何處。乳鷄酒燕，落星沉月，統統城頭鼓。參差漸辨西池樹，朱閣斜欹戶。綠苔深徑少人行，塔

上
覆痕無數遺香餘粉剩衾閑枕天把多情賦

桃源憶故人 一名虞美人影

梅梢弄粉香猶嫩欲寄江南春一作芳信別後寸腸索

一作損說與伊爭穩小爐獨守寒灰燼忍泪低頭

作無言畫盡眉上萬重新恨竟日無人問

鴛愁燕苦春歸去寂寂花飄紅雨碧草綠楊岐路況

是長亭暮少年行客情難訴泣對東風無語目斷

三煙樹翠隔江淹浦

隱隱仙

一
柳外輕雷池上雨雨聲滴碎荷聲小樓西角斷虹明

欄干倚處待得月華生燕子飛來窺畫棟玉鈎垂

下簾旌涼波不動簟紋平水精雙枕傍有墮釵橫

二

記得金鑾同唱第春風上國繁華如今薄宦老天涯

十年岐路空負曲江花聞說閩山通閩苑樓高不

見君家孤城寒日等閑斜離愁難盡紅樹遠連霞

聖無憂

世路風濤險十年一別須臾人生聚散長如此相見
且權娛 好酒能消光景春風不染髭鬚為公一醉
花前倒紅袖莫來扶

浪淘沙

把酒祝東風且共從容垂楊紫陌洛城東總是當時
攜手處遊遍芳叢 聚散苦匆匆此恨無窮今年花
勝去年紅可惜明年花更好知與誰同

二

花外倒金觴飲散無慘柔桑蔽日柳迷條此地年時

醉還逢春朝 今日舉輕撓帆影飄飄長亭

首短亭遙過盡長亭人更遠特地魂銷

三

五嶺麥秋殘荔子初丹絳紗囊裏水晶丸可惜天教
生處遠不近長安 往事憶開元妃子偏怜一從魂
散馬嵬關只有紅塵無驛使滿眼驪山

四

萬恨苦綿綿舊約前懽桃花溪畔柳陰間幾度日高
春睡重繡戶深闌 樓外夕陽關獨自憑欄一重水
隔一重山水闕山高人不見有淚無言

五

今日北池遊漾漾輕舟波光潋灩柳條柔如此春來
春又去白了人頭好妓好歌喉不醉難休勸君
滿酌金甌縱使花時常病酒也是風流

定風波

一

把酒花前欲問他對花何恹惜一作醉顏春到幾人
能爛賞何況無情風雨等閑多艷樹香叢都幾許
朝暮惜紅愁粉柰情何好是金船浮玉浪相向十分
聲歌

二

把酒花前欲問伊忍嫌人一盃負春時紅艷不能旬日
看宜筭須知開謝只相一蝶去蝶來猶解戀難見
回頭還是度年期莫休飲闌花已盡方信無人堪與
補殘枝

三

把酒花前欲問公對花何事訴金鍾為問去年春其
處虛度鶯聲撩亂一場空今歲春來須愛惜難得
須知花面不長紅待得酒醒君不見千片不隨流水
即隨風

四

把酒花前欲問君世間何計可留春縱使青春留得
住虛語無情花對有情人任是好花須落去自古
紅顏能得幾時新暗想浮生何事好唯有清歌一曲
倒金樽

五

過盡韶華一作不可添小樓紅日下層簷春睡覺來
情緒惡寂寞揚花結亂拂珠簾早是閑愁依舊
無奈那堪更被宿酲兼把酒送春惆悵甚長恁年
二月為歌歌

六

對酒追歡莫負春春光歸去可饒人昨日紅芳今
樹已暮殘花飛絮兩紛紛粉面麗姝歌窈窕清妙
樽前信任醉醺醺不是狂心貪燕樂自覺年來白髮
蕭頭新

驀山溪

新正初破三五銀蟾滿纖手染香羅剪紅蓮滿城開
遍樓臺上下歌管咽春風駕香輪停寶馬只待金烏
晚帝城今夜羅綺誰為伴應卜紫姑神問歸期相
思望斷天涯情緒對酒且開顏春霄短春寒淺莫待

金杯暖

浣溪沙

雲曳香綿彩柱高
絳旗風颭出花梢
一梭紅帶往來拋
東素美人羞不打
却嫌裙慢褪纖腰
日斜深院影空搖

二

堤上遊人逐畫船
拍堤春水四垂天
綠楊樓外出鞦韆
白髮戴花君莫笑
六么催拍盞頻傳
人生何處似樽前

三

湖上朱橋響畫輪
溶溶春水浸春雲
碧瑤瑤滑淨無塵
當路遊絲繁醉客
隔花啼鳥喚行人
日斜歸去柰何春

四

華堂青青杏子垂
枝頭薄薄柳綿飛
日高深院晚鶯啼
堪恨風流成薄倖
斷無消息道歸期
托腮無語翠眉低

五

青杏園林煮酒香
佳人初著薄羅裳
柳絲搖曳燕飛

忙乍雨乍晴花自落閑愁閑悶畫偏長為誰消瘦
損容光

六

紅粉佳人白玉杯木蘭船穩棹歌催綠荷風裏笑聲
來細雨輕煙籠草樹斜橋曲水遶樓臺夕陽高處
畫屏開

七

翠袖嬌鬟舞石州雨行紅粉一時羞新聲難逐管絃
怨白髮主人年未老清時賢相望偏優一樽風月
公緒

八

燈燼垂花月似霜薄簾映月兩交光酒醺紅粉自生
香雙手舞餘拖翠袖一聲歌已酬金觴休回嬌眼
斷人腸

九

十載相逢酒一卮故人纔見便開眉老來遊舊更同
誰浮世歌歡真易失宦途離合信難期樽前莫惜
醉如泥

御帶花

青春何處風光好帝里偏愛元夕萬重繒綵構一屏

峯嶺半空金碧寶篆銀缸耀絳幕龍虎騰擲沙堤遠
雕輪綉轂爭走五王宅 雍容熙熙作畫會樂府神
姬海洞仙客拽香搖翠稱執手行歌錦街天陌月淡
寒輕漸向曉漏聲寂寂當年少狂心未已不醉怎歸
得

虞美人

爐香晝永龍煙白風動金鸞額畫屏寒掩小山川
睡
客初起枕痕圓露花鈿樓高不及煙霄半望盡相
思眼艷陽剛愛拌愁人故生芳草碧連雲怨王孫

鵲沖天

薄粉輕柳拖金香滿舊園林養花天氣半晴陰
花
柳嫩深花無數愁無數花好却愁春去戴花持酒
執東風千萬莫匆匆

夜行船

一
憶昔西都懽縱自別後有誰能共伊川山水洛川花
細尋思舊遊如夢今日相逢情愈重愁聞唱盡樓
鐘動白髮天涯逢此景倒金樽誰相送

二
痛眼東風飛絮催行色短亭春暮落花流水草連雲

看看是斷腸南浦 檀板未終人去去扁舟在綠楊
深處手把金樽難為別更那聽亂鶯疎雨

洛陽春

紅紗未曉黃鸝語 蕙爐銷 蘭炷錦屏羅幕護春寒昨
夜三更雨 綉簾閑倚吹輕絮 欵眉山無緒看花拭
泪向歸鴻問來處逢郎否

一叢花

此篇世傳張先子野詞

傷春懷遠幾時窮無物似情濃離愁正恁牽絲亂更
雨西飛絮濛濛歸騎漸遙征塵不斷何處認郎蹤
雙鷺池沼水溶溶南北小橋通梯橫畫閣黃昏後天

是新月簾櫳沈恨細思不如桃李還解嫁春辰

雨中花

千古都門行路能使離歌聲苦送盡行人花殘春暝
又到君東去 醉藉落花吹暖絮多少曲堤芳樹且
攜手留連良辰美景留作相思處

千秋歲

數聲鶗鴂又報芳菲歇惜春更把殘紅折雨輕風色
暮梅子青時節永豐柳無人盡日花飛雪 莫把絲
絃撥怨極絃能說天不老情難絕心似雙絲網終有
千千結夜過也東窻未白殘燈滅

越溪春

三月十三寒食日春色遍天涯越溪閨苑繁華地傍
禁垣珠翠煙霞紅粉墻頭鞦韆影裏臨水人家歸
乘晚駐香車銀箭透窻紗有時三點兩點雨霽朱門
柳細風斜沈麝不燒金鴨冷籠月照梨花

賀聖朝影

白雪梨花紅粉桃露華高垂楊慢舞綠絲條草如袍
風過小池輕浪起似似浮華千金莫惜買香醪且陶

洞天春

鶯啼綠樹聲早檻外殘紅未掃露點真珠遍芳草正
簾幃清曉鞦韆它院悄悄又是清明過了燕蝶輕
狂柳絲撩亂春心多少

憶漢月

紅艷幾枝輕裊新被東風開了倚煙啼露為誰嬌故
惹蝶伶蜂惱多情遊賞處留戀向綠叢千繞酒闌
歡罷不成歸腸斷月斜春老

清平樂

兩晴煙晚綠水新池滿雙燕飛來垂柳院小閣畫簾

高捲黃昏獨倚朱欄西南初月眉彎砌下落花風
起羅衣特地春寒

二

小庭春老碧砌紅萱草長憶小欄閑共遶携手綠
含笑別來音信全乖舊期前事堪猜門掩日斜人
靜落花愁點青苔

應天長

一

一彎初月臨鸞鏡雲鬢鳳釵慵不整珠簾淨重樓迴
初懷落花風不定綠煙低柳徑何處轆轤金井

夜更闌酒醒春愁勝却病

二

石城山下桃花綻宿雨初晴雲未散南去棹北
水闊山遙腸欲斷倚樓情緒懶惆悵春心無限燕
度蒹葭風晚欲歸愁滿面

三

綠柳陰裏黃鸝語深院無人日正午繡簾垂金鳳舞
寂寞小屏香一炷碧雲凝合處空役夢魂來去昨
夜綠窻風雨問君知也否

涼州令東堂石榴

翠樹芳條颭的的裙腰初染佳人携手弄芳菲綠陰
紅影共展雙紋筆插花照影窺鸞鑑只恐芳容減不
堪零落春晚青苔雨後深紅點一去門閑掩重來
却尋未搵離離秋實弄輕霜嬌紅脉脉似見燕脂臉
人非事往眉空歛誰把佳期賺芳心只願長依舊春
風更放明年艷

南鄉子

翠密紅繁水國涼生未是寒雨打荷花珠不定輕翻
冷潑鴛鴦錦翅斑盡日凭欄弄紫拈花子細

新鐫綠無端歲在紅房艷粉間

雨後斜陽細細風來細細香風定波平花映水休藏
照出輕盈半面粧路隔秋江蓮子深深隱翠房意
在蓮心無問處難忘旧衰紅腮不記行

鵲橋仙

月波清霽煙容明淡靈漢舊期還至鵲迎橋路接天
津映夾岸星榆點綴雲屏未卷仙鴛催曉腸斷云
年情味多應天意不教長恁恐把歡娛容易

芳草渡

梧桐落蓼花秋煙初冷雨纔收蕭條風物正堪愁人
去後多少恨在心頭燕鴻遠弄笛怨渺渺澄波一
片山如黛月如鈎笙歌散夢魂斷倚高樓

珠簾捲暮雲愁垂楊暗鎖青樓煙雨濛濛如畫輕風
吹旋收香斷錦屏新別人閑玉簫初秋多少舊懽
新恨書查查夢悠悠

更漏子

風帶寒枝正好蘭蕙無端先老悄悄夢依依離人
未歸寒羅幕凭朱閣不獨堪悲
搖落月東出

飛誰家夜搗衣

摸魚兒

卷繡簾梧桐秋院落一霎雨添新綠對小池閑立殘
粧淺向晚水紋如縠凝遠目恨人去寂寂鳳枕孤難
看倚欄不足看燕拂風簷蝶翻露草兩兩長相逐
雙眉促可惜年華婉婉西風初弄庭菊況伊家年少
多情未已難拘束那堪更趁涼景追尋甚處垂楊曲
佳期過盡但不說歸來多應忘了雲屏去時祝

少年遊

去年秋晚此園中，携手翫芳叢。
拈花嗅蕊，惱煙撩霧，醉倚西風。
今年重對芳叢處，追往事、又成空。
敲遍欄干，向人無語，惆悵滿枝紅。

二

肉紅圓樣淺心黃，枝上巧如裝。
雨輕煙重，無慘天氣，啼破晚來粧。
寒輕貼體，風頭冷，忍拋棄，向秋光。
不
會深心為誰惆悵，回面恨斜陽。

三

玉壺冰瑩獸爐灰，人起繡簾開。
春叢一夜六花開盡，不待剪刀催。
洛陽城闕中天起，高下遍樓臺。
絮亂

風輕拂，露濕袖歸路似章街。

行香子

舞雪歌雲，閑淡粧勻，藍溪水染輕裙。
酒香醺臉，粉色生春。更雅談話，好情性，美精神。
空江不斷，凌波何處，向越橋邊，青柳朱門。
斷鍾殘角，又送黃昏，奈眼中淚，心中事，意中人。

鷓鴣天

學畫宮眉細細長，芙蓉出水鬪新粧。
只知一笑能傾國，不信相看有斷腸。
雙黃鸝，兩鴛鴦，迢迢雲水恨難忘。
早知今日長相憶，不及從初莫作雙。

近體樂府卷第三

情動於中而形於言人之常也詩三百篇如侯城
隅望復關標梅實贈勺藥之類聖人未嘗刪焉陶
淵明閑情一賦豈害其為達而梁昭明以為白玉
微瑕何也公性至剛而與物有情蓋嘗致意於詩
為之本義溫柔寬厚所得深矣吟詠之餘溢為歌
詞有平山集盛傳於世曾惜雅詞不盡收也今定

為三卷且載樂語于首其甚淺近者前輩多謂劉
焯偽作故削之

元豐中崔公度跋馮延巳陽春錄謂皆延巳親筆
其間有誤入六一詞者近世桐泐志新安志亦記
其事今觀延巳之詞徃徃自與唐花間集等所集
相混而柳三變詞亦雜平山集中則此三卷誤甚
浮豔者殆非公之少作疑以傳疑可也

郡人羅必校正

浪淘沙第一篇可惜
料一作

第三篇麥秋殘
殘一作寒囊裏囊一作一從一作自一作關前一作

驀山溪歌管
歌一作吹

浣溪沙第二篇樓外
一作外

第五篇初着
初一作試

夜行船第二篇人去去
一作人去

清平樂第一篇又載
陽

應天長三篇又載
陽

第一篇學初
約一作新

第一篇山遙
天一作遙燕度忍
一作

第三篇花間集作皇南詞鶯語
一作梅雨日正午一作

春書問君知也否
諸集並作斷

芳草渡又載陽澄波
清一作

更漏子又載陽情悄悄
一作



金
華
書
局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集古錄跋尾卷第一

歐陽文忠公文集一百三十四

古敦銘

毛伯敦

敦

龔伯齊

伯庶父敦

右毛伯古敦銘嘉祐中原父以翰林侍讀學士出為
 永興軍路安撫使其治在長安原父博學好古多藏
 古奇器物能讀古文一作銘識考知其人事蹟而長
 安秦漢故都時時發掘所得原父悉購而藏之以予
 方集錄古文故每有所得必模其銘文以見遺此敦
 原父得其蓋於扶風而有此銘原父為予考按其事
 云史記武王克商尚父牽牲毛叔鄭奉明水則此銘
 謂鄭者毛叔鄭也銘稱伯者爵也史稱叔者字也敦



釋文

履作皇祖懿公文公武伯皇考龔伯尊彝其

萬年無疆靈終靈始其子子孫孫永寶用享于室

室薛尚功釋云履作皇祖蓋公文公武伯皇考龔

伯彝彝其熙萬年無疆令終令命其子子孫永寶用享于宗室

伯庶父敦銘

惟二月戊寅伯庶父作王姑舟姜尊敦其永寶用

美履時其永寶用

釋文

惟二月戊寅伯庶父作王姑舟姜尊敦其永寶用

薛尚功釋月
為周餘同上

韓城鼎銘

王九月乙酉八月晉姜日命司
棘失姑君晉邦命不彫美寧王
鑿國德圖與井朝用燧所呼辟
并鬻久麥刺笑不秀踰會京台
鑄非豨下燕禮非手自賚于田
三鑄文度人眼令里帝律死征
滂顯自不吉金用止廟臚鼎用
蕭銀為鼎圖器行君子晉姜用

辨廟煨真書也並少敲以共未
用高用德明保其孫子三書
右原甫既得鼎韓城遺余以其銘而太常博士揚南
仲能讀古文篆籀為余以今文寫之而闕其疑者原
甫在長安所得古奇器物數十種亦自為先秦古器
記原甫傳學無所不通為余釋其銘以今文而與南
仲時有不同故并著二家所解以俟博識君子具之
如左右真蹟

惟王九月乙亥晉姜曰余惟司朕先姑君晉邦余
不○安寧至雖明德宣○我猷用○所辭辟○

同者故不能盡通其作字之本意也其不傳者今
或得於古器無所依據難以臆斷大抵古字多省
偏旁而趣簡易故佳司至自止等字皆假借也鄭
司農說周禮云古者書儀但為義又云古者立位
同字古文春秋經公即位為公即立者是也 取
者進取也从受故受疑為取 𠂔 母从女而象乳
子形故姪疑為母而繇讀為繇 雖用邕聲邕从
𠂔古文作𠂔今此𠂔从水从𠂔次疑為雖 魯字
古作表 字即旅 古文旅作𠂔而𠂔者 字用𠂔為聲蓋
古文魯旅者三字通用故譚疑為諸 易者

象𠂔易形故𠂔疑為易而讀為錫為賜皆以𠂔
借也鹵从鹵 古西 中象鹽形胃 胃上象胃中穀形
故鹵胃二字 卑者从十在甲下 十今但用左古者尚
右故十在甲下為卑
故𠂔疑為卑 亦恐借 母 音冠 象穿寶貨形貫字从之
聿或即母字今毛詩有聿夷字俗用為串穿之串
而說文不載豈非聿字之省也故疑聿讀為貫
通从之凡从之字多通用故通疑為通 古
語二字相屬者多為一字書之若秦鍾銘有𠂔
𠂔 方四 之字是也鹵古西字故𠂔疑為西夏字 秦鐘
銘
有此 受字說文無之蓋古綏字省系尔其後相

承讀如婿故疑讀為綏 从音 石鼓文皆作為

古之旌旂悉載於車故疑鞞郎旂字而从車借讀

為祈近鞞有得敦蓋田者二銘皆有用鞞萬書之

文故知然也 釁今懣為許刃而釁芒之釁門音用

之為聲詩鳧鷖 在釁又省為壘易繫辭釁又讀

如尾釁門 尾眉聲相近又古者字音多與今異徐

所謂如自亦音香釁亦音門 豈釁眉古亦同音歟秦鍾銘

亦有釁書字故覺疑為眉 為者毋猴也从瓜而

象其形故線為為眈眈字書所無而於文執空

為允蓋用刪省聲也它字不可識者猶十一二與

其偏有之異者若斤馬加刃之類皆今所不傳

以小篆參求之不能彷彿以今揆之其間或當時

書者鑄器者不必無謬誤矣姑盡淺學以塞公命

云尔

嘉祐壬寅冬十月太常博士知國子監書學豫

章楊南仲識

嘗觀石鼓文愛其古質物象形執有遺思焉及得

原甫鼎器銘又知古之篆字或多或省或移之左

右上下惟其意之所欲然亦有工拙秦漢以來裁

歸一體故古文所見者止此惜哉治平甲辰正月

甫陽蔡襄

商雒鼎銘 真贋

右商雒鼎銘者原甫在長安時得之上雒其銘云惟
斗有四月既死霸王在下都雒公誠作降鼎用迨享
丁于皇且考用氣糜壽萬年無疆子子孫孫永寶用
雖公不知為何人原甫謂古丁寧通用蓋古字簡略
以意求之則得爾而蔡君謨謂十有四月者何原甫
亦不能言也治平元年中伏日書

古器銘

鍾銘二
獻銘二

金器銘
寶數銘一

字原甫

右古器銘六余嘗見其二曰甌也寶蘇鍾也太宗皇帝

時長安民有耕地得此甌初無識者其狀下為
三足上為方甌中設銅管可以開闔製作甚精有銘
在其側學士向中正工於篆籀能識其文曰甌也遂
藏于祕閣余為校勘時常閱于祕閣下景祐中修大
樂冶工給銅更鑄編鍾得古鍾有銘于腹因存而不
毀即寶蘇鍾也余知太常禮院時嘗於太常寺按樂
命工叩之與王朴夷則清聲合初王朴作編鍾皆不
圓至李照等奉詔修樂皆以朴鍾為非及得寶蘇其
狀正與朴鍾同乃知朴為有法也嘉祐八年六月十

八日書

右真贋

同前 綬和鍾 寶盃 寶敦

右古器銘四尚書屯田員外郎楊南仲為余讀之其一曰綬和林鍾其文磨滅不完而字有南仲不能識者其二曰寶盃其文完可讀曰伯王般子作寶盃其萬斯年子子孫孫其永寶用其三其四皆曰寶敦其銘文亦同曰惟王四年八月丁亥散季肇作朕王母弟姜寶敦散季其萬年子子孫孫永寶蓋一敦而二銘余家集錄所藏古器銘多如此也治平元年七月十三日以服藥假家居書 右真蹟

自集錄古文所得三代器銘必問於楊南仲章友

直暨集錄成書而南仲友真相繼以死古文奇字世罕識者而三代器銘亦不復得矣治平三年七月二十一日有日一有孟饗攝事太廟齋宮書 右真蹟

終南古敦銘

右終南古敦銘大理評事蘇軾為鳳翔府判官得古器於終南山下其形制與今三禮圖所畫及人家所藏古敦皆不同初莫知為敦也蓋其銘有寶尊敦之又遂以為敦爾 右集本

叔高父煮盞銘

右煮盞銘曰叔高父作者煮盞其萬年子子孫孫永寶

用原父在長安得此簋於扶風原甫曰簋容四升其形外方內圓而小壻之似龜有首有尾有足有甲有腹今禮家作簋亦外方內圓而其形如桶但於其蓋刻為龜形一有兩字與原甫所得真古簋不同一有也字君謨以謂禮家傳其說不見其形制故名存實止原甫所見可以正其繆也故并錄之以見君子之於學貴乎多見而博聞也治平元年六月二十日書 右真蹟

周穆王刻石

若周穆王刻石曰吉日癸巳在今贊皇壇山上壇山在縣南十三里穆天子傳云穆天子登贊皇山一有山字

望臨城置壇此山遂以為名癸巳誌其日也圖經一作載如此而又別有四望山者云是穆王所登者一作據穆天子傳但云登山不言刻石然字畫亦奇怪土人謂壇山為馬登山以其已字形類也慶曆中宋尚書祚在鎮陽遣人於壇山模此字而趙州守將武臣也遠命工鑿山取其字龕于州廡之壁聞者為之嗟惜也治平甲辰秋分日書 右真蹟

敦匱銘 周姜寶敦 張伯英匱

右伯罔敦銘曰伯罔父作周姜寶敦用夙夕享用萬壽尚書罔命序曰穆王命伯罔為周大僕正則此

敦周穆王時器也按史記年表自厲王以上有世次而無年數共和以後接乎春秋年數乃詳蓋自穆王傳共孝懿夷厲五王而至于共和自共和至今蓋千有九百餘年斯敦之作在共和前五世而遠也古之人之欲存乎久遠者必託于金石而後傳其堙沉埋沒顯晦出入不可知其可知者久而不朽也然岐陽石鼓今皆存而文字剥缺者十三四惟古器銘在者皆完則石之堅又不足恃是以古之君子器必用銅取其不為燥濕寒暑所變為可貴者以此也古之賢名見詩書者常為後世想望矧德其器讀其文器

古而文奇自可
作煮匪其子子
皆得之原父也

伯同

張仲臣

張仲臣

嘉祐六年原父以翰林侍讀學士出為永興軍撫使其治在長安原父博學好古多藏古奇器咸鎬周秦故都其荒基破冢耕夫牧兒往往有得購而藏之以余方集錄古文乃模其銘刻以為遺余家集古錄自周武王以來皆有者多得於原父歸自長安所載盈車而以其二器遺余其一曰

人也距今八千九百餘年而二器始復出原甫藏其
器予錄其文蓋仲與吾二人者相期於二千年之間
可謂遠矣方之作斯器也必期吾二人者哉蓋
久而必有相得者物之常理爾是以君子之於道不
汲汲而志常在於遠大也原甫在長安得古器數十
作先秦古器記而張仲之器其銘文五十有一其可
識者四十一具之如左其餘以俟博學君子

石鼓文

右者鼓文也陽石鼓初不見稱於前世至唐人始盛
稱之而韋應物以為周文王之鼓一有至字宣王刻詩

神選之直以為當一王之鼓在今鳳翔孔子廟中鼓
有十先時散棄于野鄭餘慶置于廟而亡其一皇祐
四年向傳師求於民間得之一有十鼓二字廼足其文可見
者四百六十五一有減二字磨不可識者過半余所集錄文
之古者莫先於此然其可疑者三四今世所有漢桓
靈時碑往往尚在其距今未及千歲大書深刻而磨
滅者十猶八九此鼓按太史公年表自宣王共和元
年至今嘉祐八年實只千有九百一十四年鼓文細而
刻淺理豈得存此其可疑者一也其字古而有法其
言與雅頌同文而詩書所傳之外三代文章真蹟在

者惟此而已然自其已來博古好奇之士皆略而不
道此其可疑者二也隋氏藏書最多其志所錄秦始
皇刻石婆羅門外國書皆有而獨無石鼓遺近錄遠
不宜如此此其可疑者三也前世傳記所載古遠奇
怪之事類多虛誕而難信況傳記不載不知韋韓二
君何據而知爲文宣之鼓也隋唐古今書籍粗備豈
當時猶有所見而今不見之邪然退之好古不妄者
余姑取以爲信爾至於字畫亦非史籀不能作也廬
陵歐陽棻記嘉祐八年六月十日書 右真蹟

秦度量銘

右秦度量銘二按顏氏家訓隋開皇二年之推與李
德林見長安官庫中所藏秦鐵稱權傍有鑄銘二其
文正與此二銘同之推因言司馬遷秦始皇帝本紀
書丞相隗杯當依此銘作隗狀遂錄二銘載之家訓
余之得此二銘也迺在祕閣校理文同家同蜀人自
言嘗遊長安買得此有二物其上刻二銘出以示余
其一乃銅鏃不知爲何器其上有銘循環刻之乃
一銘也其一乃銅方版可三四寸許所刻乃後
也考其文與家訓所載正同然之推所見是鐵稱權
而同所得乃二銅器余意秦時茲二銘刻於器物者

非一也及後又於集賢校理陸經家得一銅版所刻
與前一銘亦同益知其然也故并錄之云嘉祐八年
七月十日書 右真蹟

秦昭和鍾銘

右秦昭和鍾銘曰秦公曰不顯朕皇祖受天命奄有
下國十有二公按史記秦本紀自非子邑秦而秦仲
始爲大夫卒莊公立卒襄公文公寧公出公武公德
公宣公成公穆公康公共公桓公景公相次立太史
公於本紀云襄公始列爲諸侯於諸侯年表則以秦
仲爲始今據年表始秦仲則至康公爲十二公此鍾

爲共公時作也據本紀自襄公始則至桓公爲十
公而銘鍾者當爲景公也故並列之以俟博識君子
治平元年二月社前一日書 右真蹟

秦祀巫咸神文 一作秦誓文

右秦祀巫咸神文今流俗謂之詛楚文其言首述秦
穆公與楚成王事遂及楚王熊相之罪按司馬遷史
記世家自成王以後王名有熊良夫熊適熊槐熊元
而無熊相據文言穆公與成王盟好而後云倍十八
世之詛盟今以世家考之自成王十八世爲頃襄王
而頃襄王名橫不名熊相又以秦本紀與世家參較

自楚平王娶婦於秦昭王時吳伐楚而秦救之其後
歷楚惠簡聲悼肅五王皆寂不與秦相接而宣王熊
良夫時秦始皇侵楚至懷王熊嫪頃襄王熊橫當秦惠
文王及昭襄王時秦楚屢相攻伐則此文所載非懷
王則頃襄王也而名皆不同又以十八世數之則當
是頃襄然則相之名理不宜繆但史記或失之爾疑
相傳寫爲橫也 右集本

之界山秦篆遺文 集本

右秦篆遺文纔二十一字曰於久遠也如後嗣焉成
功盛德臣去疾御史大夫臣德其文與嶧山碑泰山

刻石二世詔語同而字畫皆異惟泰山爲真李斯篆
爾此遺者或云麻温故學士於登州海上得片木有
此文豈杜甫所謂棗木傳刻肥失真者邪

秦泰山刻石 一作書李斯篆後 集本

右秦二世詔李斯篆天下之事固有出於不幸者矣
苟有可以用於世者不必皆賢聖之作也蚩尤作五
兵紂作漆器不以二人之惡而廢萬世之利也篆字
二字一之法出於秦李斯斯之相秦焚棄典籍遂欲
滅先王之法而獨以已之所作刻石而示萬世何哉
十四字一作全已之所作則爲 萬世不可朽之計何其愚哉 按史記秦始皇帝行

萬世不可朽之計何其愚哉 按史記秦始皇帝行

幸天下凡六刻石及二世立又刻詔書于一作其旁

今皆亡矣獨泰山頂上二世此一有詔僅在所二字無存

數十字爾今俗傳嶧山碑者史記不載又其字體差

大六字一作不類泰山存者其本出於徐鉉六字無

又有別本云此字無出於夏竦家者以今市人所鬻校

之無異十一無此字自唐封演已言嶧山碑非真而杜甫

直謂秦本傳刻爾皆不足貴也五字無此余友汀鄰幾

休一作謫官於奉符嘗自至泰山頂上視秦所刻石處

云石頑不可鐫鑿不知當時何以刻也然而作二字一

四面皆石一有無草木而野火不及故能若此之久有

也此俗傳嶧山碑本特為真者

秦嶧山刻石

右秦嶧山碑者始皇帝東巡羣臣頌德之辭至二世

時丞相李斯始以刻石今嶧山實無此碑而人家多

有傳者各有所自来昔徐鉉在江南以小篆馳名鄭

文寶其門人也嘗受學於鉉亦見稱於一時此本文

寶云是鉉所摸文寶又言嘗親至嶧山訪秦碑莫獲

遂以鉉所摸刻石於長安世多傳之余家集錄別藏

此字只作體
幾字鄰幾

泰山李斯所書數十字尚存以較摸本則見真偽之相遠也治平元年六月立秋日 右真蹟

同前 一作秦二世詔

右鄒嶧山秦二世刻石以泰山所刻較之字之存者頗多而磨滅尤甚其趙嬰楊樛姓名以史記考之乃微可辨其文曰大夫趙嬰五大夫楊樛皇帝曰金石刻盡始皇帝所為也今襲號而金石刻凡二十九字多於泰山存者而泰山之石又滅盛德二字其餘則同而嶧山字差小又不類泰山存者刻畫完好而附錄于 一作於 此者古物難得兼資博覽爾蓋集錄成書

後八年得此于 一作於 青州而附之熙寧元年秋九月六日書 右真蹟

前漢二器銘 林華宮行鐙一歲月見本文

劉原父帖

近又獲一銅器刻其側云林華觀行鐙重一斤十四兩五鳳二年造第一今附墨本上呈

右華林宮行鐙銘一蓮勺宮銅博山爐下槃銘一皆漢五鳳中造林華宮漢書不載宣帝本紀云困於蓮勺鹵中注云縣也亦不云有宮蓋秦漢離宮別館不可勝數非因事見之則史家不能備載也余所集錄

古文自周穆王以來莫不有之而獨無前漢時字求
之久而不獲每以為恨嘉祐中友人劉原甫出為永
興守長安秦漢故都多古物奇器埋沒於荒基敗冢
往往為耕夫牧豎得之遂復傳於人間而原甫又雅
喜藏古器由此所獲頗多而以余方集古文故每以
其銘刻為遺既獲此二銘其後又得谷口銅甬銘乃
甘露中造由是始有前漢時字以足余之所闕而大
償其素願焉余所集錄既博而為日滋久求之亦勞
得一人者頗多而最後成余志者原甫也故特誌之
嘉祐八年歲在癸卯七月二十日書 右真蹟

前漢谷口銅甬銘 歲月見本文

右漢谷口銅甬原父在長安時得之其前銘云谷口
銅甬容十其下減兩字始元四年左馮翊造其後銘
云谷口銅甬容十斗重四十斤甘露元年十月計掾
章平左馮翊府下減一字原父以今權量校之容三
斗重十五斤始元甘露皆宣帝年號也 有 余所集錄
千卷前漢時文字惟此與林華行盤蓮勺博山鑪盤
銘爾治平元年六月九日書 古真蹟

前漢鴈足盤銘 此原本與漢二器銘
銅甬銘共為一卷
裴如晦帖

煜頃嘗謂周秦東漢往往有銘傳於世間獨西漢
無有王原林言華州片瓦有元光字急使人購得
之乃好事者所為非漢字也侍坐語及公亦謂家
集所關西漢字耳煜守丹楊日蘇氏者出古物有
銅鴈足鍍制作精巧因辨其刻則黃龍元年所造
其言築宮二史間未始概見遂摹之欲寄左右以
為集古錄之一事會悲若不果昨偶開篋見之謹
以上獻亦聞原甫於秦中得西漢數器不知文字
與此類不煜再拜治平元年十一月十四日
後三年余出守亳社而裴如晦以疾卒于京師明年

原甫卒于南都二人皆年壯氣盛士
歸然而存也熙寧壬子四月右真

後漢西嶽華山廟碑歲月見本

右漢西嶽華山廟碑文字尚完可讀其述
云高祖初興改秦滎祀太宗承循各詔有
在諸侯者以時祠之孝武皇帝修封禪之
嶽立宮其下宮曰集靈宮殿曰存僊殿門
中宗之世使者持節歲一禱而三祠後不
亡新寤用丘虛建武之元事舉其中禮從
二千石歲時往祠自是以來百有餘年

字磨滅延熹四年弘農太守袁逢修廢起
闕會遷京兆尹孫府君到欽若嘉業遵而
君諱璆其大略如此所謂集靈宮者他書
見此碑一有則余之集錄不為無益矣
元年閏五月十六日書右真蹟

後漢樊毅華嶽碑 歲月見本文

右漢樊毅華嶽碑云泰華之山削成四方其
切廣十里周禮職方氏華謂之西嶽祭視三
能興雲雨產萬物通精氣有益於人則祀之
受堯親自巡省暨夏啟周末之有改秦

鄆池二世以亡漢祖應運禮遵陶唐祭則獲福亦世
克昌亡新滔逆鬼神不享建武之初慧掃頑凶光
二年有漢元舅五侯之胄謝陽之孫曰樊府君諱毅
字仲德命守斯邦孟冬十月齋祠西嶽以傳窄狹不
足處尊碑廟舍舊久墻屋傾亞特部行事荀班縣令
先謹以漸補治此其事也又云功曹郭敏等遂刊玄
石銘勒鴻勳其字畫頗完其文彬彬可喜惟以周禮
職方氏為識方氏其字畫分明非訛缺疑當時周禮
之學自如此蓋識誌其義皆通也治平元年五月十
日書 右真蹟

同前

右漢樊毅修華嶽廟碑云惟光和元年歲在戊午名曰咸池季冬己巳弘農太守河南樊君諱毅字仲德下車之初恭肅神祀西嶽至尊詔書奉祠躬親自往齋室逼窄法齋無所於是與令已郡胸忍先讜圖議繕故二年正月己卯興就刻茲碑彌吏卒挾路據此碑乃即時所立而太守生稱諱者何哉治平元年末伏日書 右真蹟

後漢修西嶽廟復民賦碑 歲月見本文

右漢修西嶽廟復民賦碑云光和二年十二月庚午

朔十三日壬午弘農太守臣毅頓首死罪上尚書臣毅頓首頓首死罪謹按文書臣以去元年十一月到官其十二月奉祠西嶽華山省視廟舍及齋衣祭器率皆久遠有垢臣以神嶽至尊宜加恭肅輒遣行事荀班與華陰令先讜以漸繕治成就之又曰讜言縣當孔道加奉尊嶽一歲四祠養牲百日用穀藁三千餘斛或有請雨齋禱役費兼倍小民不堪有饑寒之窘違宗神之敬乞差諸賦復華下十里以內民租田口臣輒聽盡力奉宣詔書思惟惠利增異復上臣毅誠惶誠恐頓首頓首死罪死罪上尚書漢家制

度今不復見惟余家集錄漢碑頗多故於磨滅之餘時見一二而此碑粗完故錄其首尾以傳臣毅者樊毅也右集本

後漢北嶽碑歲月見本文 集本

右漢北嶽碑文字殘滅尤甚莫詳其所載何事第其隱隱可見者曰光和四年以此知爲漢碑爾其文斷續不可次序蓋多言珪幣牲酒黍稷豐穰等事似是禱賽之文其後有二人姓名偶可見云南陽冠軍馮懿字季祖甘陵夏方字伯陽其餘則莫可考矣

後漢無極山神廟碑歲月見本文

右漢無極山神廟碑文字磨滅斷續然尋繹次序其可見者尚可成文云太常臣毓丞敏頓首上尚書護按文書男子常山蓋高上黨范遷爲元氏三公神山去年五月常山相巡詣山請兩山神即使高傳言白國縣卽與封龍靈山無極山共興雲雨常山相巡元氏令王翊各以一白羊賽復使高與遷俱詣太常爲無極山神索法食臣疑高遷言不實輒移本國今常山相巡書言郡督郵言無極山體可三里所立石爲體長二丈五尺所山周匝二十餘里其三公封龍靈山皆得法食乞令無極山比三山祠牲出王家以珪

孽為信愚臣如巡言請少府給珪璧故事須報臣孰
愚戇頓首頓首上尚書制曰可尚書令忠奏雒陽宮
太常承書從事光和四年八月十七日丁酉尚書令
忠下太常就丞敏下常山相其奏章如此其後遂言
造廟事而有銘其文多不載按漢奏章首尾皆言臣
某頓首頓首死罪死罪上尚書而此碑所載太常有
奏字章首尾不稱死罪而丞敏又不稱臣莫曉其制碑
後又列常山官屬云常山相南陽馮巡子季祖元氏
令王翊字元輔云治平四年四月云

後漢祠

右真蹟

若漢桐柏廟碑磨滅雖不甚而文字斷續粗可考矣
蓋南陽太守修廟碑也其辭云延熹六年正月乙酉
南陽太守中山盧奴君奴下正闕一字當是其姓又
云尊神敬祀立廟桐柏春秋宗禋災異告變水旱請
求位比諸侯聖漢所尊一作宗太守奉祀二十餘年不
復身至遣丞行事簡略不敬明神弗歆災害以生五
嶽四瀆與天合德仲尼慎祭常若神在君準則大聖
親之桐柏來見廟祠崎嶇逼狹開拓神門立闕四望
增廣壇場又云執玉以沉為民祈福靈祇報祐天地
清和其大意止於如此其後有頌亦可讀第不見太

守姓名爾然不著他事惟修廟祀神爾桐柏淮瀆廟也治平元年六月十三日書右真蹟

後漢殺阮君神祠碑光和四年

右漢殺阮君神祠碑在鄭縣慶曆中樞密直學士施君為陝西都轉運使為余模此本云碑文已磨滅初不可辨以麩填其刻稍尋其點畫命工鑄治之乃可讀漢碑今在者類多磨滅不完故斯碑歷歷可見也惟裴曄姓名為鄉人鏡去矣殺阮所以畜洩水患據碑文云自亡新以來廢之則前漢時已有之矣光和中曄為鄭縣令始修復之事見水經及華州圖經

謂之五部神廟其像有石隄西成樹谷
後先生東臺御史王翦將軍皆莫曉其義施君名曰
言今為涇原路安撫使右集本

集古錄跋尾卷第一

古敦銘錄四十一元第九敦乃武王作二

韓城鼎銘元第六十一第七百亦自

商維鼎銘元附九百

古器銘元第七十一第三百存而

平元年正月二日書一有此九字

敦匠銘元無卷第

張仲器銘元第九十一古人之一作古嘉祐八年十二月

二十八日書十一有二字此

石鼓文元第一右石鼓文此下在字千有一無有字獨無石

鼓此下文字猶有獨一作有

秦度量銘元第六百六十一

秦昭蘇鍾元第三百四十一

秦祀巫咸神文元第四熊適一作商

又別本秦祀巫咸神文祀朝那文附

右秦祀巫咸神文今流俗謂之詛楚文者此一字無以

其言楚王熊相之罪也史記世家楚自成王以後

王名二字無有熊疑熊良夫熊商熊槐熊元而無

熊相詛據一作文言穆公與成王盟好而後云一無此二字

倍十八世之詛盟則秦二字無自穆公十八世為

惠文王也又按秦本紀與楚世家自楚平王娶婦

於秦其後累世不以兵交至宣王熊良夫時秦始

侵楚及惠文王時與楚懷王熊槐屢相攻伐則秦

所詛者是懷王也但史記以為熊槐者失之爾槐

相二字相近蓋轉寫之誤當從詛文石刻以相為

正又有祀朝那湫文其文二字無此與此同今附于

後熙寧三年四月二十三日書

秦漢遺文元第三百一嗣馬石刻臣斯石刻此遺文有

或云一作治平元年六月二十日書十一有

泰山刻石元第三百一賢聖聖賢秦始泰無此詔詔書

余友一字有嘉祐八年五月十日書九無

嶧山刻石元第九百一而附而無

漢二器銘元第八百一茲久久作得於一作得

銅甬銘元第八百一如此

華山廟碑元第八百一如此此下

華嶽碑元第七百一享古碑班古碑同前元第三百一

復民賦碑元第二西華一作嶽廟山下荀班古碑

就之此下有後仍口算有治平元年六月十四日

書十一有北嶽碑元第七百一考矣一作治平元年五月十日書

無極山神廟碑元第四百一愚臣古碑請少府一作

桐柏廟碑元第一百一又云無此災害異

敬阮神祠碑元第一百一在或作今斯碑有獨字

復之此下字一治平元年二月一日書九有

復之此下字一治平元年二月一日書九有

復之此下字一治平元年二月一日書九有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集古錄跋尾卷第二

歐陽文忠公集一百三十五

後漢堯母碑

歲月見本文

右漢堯母碑漢建寧五年造其文略曰堯母慶都感赤龍而生堯遂以侯伯恢踐帝下有慶都僂沒蓋葬于茲欲人莫知名曰靈臺上立黃屋堯所奉祠三代改易荒廢不修漢受濡期興滅繼絕如堯為之遂遭亡新禮祠絕矣故廷尉姓名磨滅不可讀矣深惟大漢堯之苗胃當修堯祠追遠復舊前後奏上帝納其謀歲以春秋奉大牢祠時濟陰太守魏郡審晃成陽令博陵管遵各遣大掾輔助字關一若經之營之不日成之此其